震史記畧 三下

宣祖下
光海君
仁祖上

二十五年壬辰歲星守本國分野〻三月健元陵有哭聲望祭〻官班定自陵上哽咽歔欷聲上下皆聞或一日至或數日至竟月不止〻四月怪鳥集禁苑達曉鳴號十三日青虹起自官井來逼於上〻避之再三隨之閉戶始止是日賊陷釜山〻四月十三日平秀吉發諸島兵十六萬一千五百親至岐島以平秀家等三十六將分領四萬餘艘蔽海而來釜山僉使鄭撥出獵絕影島狼狽而還登城拒戰畢不移時城陷撥中丸而死多大僉使尹興信亦力戰死進薄東萊府使宋象賢登南門樓督戰十五日城陷象賢朝服踞胡床賊欲生執之象賢以靴蹋之遂遇害義智等嘖〻引害象賢者斬之初象賢邀兵使李珏固守不從知不

免題扇面曰孤城月暈列陣高枕君臣義重父子恩輕以付
家僮歸遺其父謂其下曰吾腹下痣驗我也妾金蟾及裨
将金希壽宋鳳壽鄕所等皆死平調信為棺殮埋城外立
標以識之為文祭之乙兵使李珏及左水使朴泓棄城而来列
邑皆望風奔潰巡察使金睟聞変馳向東萊中路還走但檄
列邑使之避兵由是邑鎮一空乙密陽府使朴晋欲阻鵲院以守
賊既陷梁山從鵲院山後乘高而下守兵皆走晋還密陽焚軍
器倉庫棄城入山徐禮元守金海賊芟麥塡濠踰城而入草溪
郡守李惟儉先走禮元繼走城遂陷乙十七日左水使朴弘狀啓入
来但云登高而望赤旗滿城以此知城陷云大臣對李鎰為巡
邊使下左道趙儆為防禦使下西路劉克良助防将守竹嶺

邊瑕守島嶺起服邊應星爲慶州府尹李鎰欲率京兵而去
取兵曹選兵案擧皆逃免無可遣者三日不得發不得已使別
將俞沃先行以柳成龍爲都察使金應南爲副申砬爲都巡
邊使金汝岉爲從事上引見砬賜寶釖曰李鎰以下不用命者
用此釖初李珥之爲兵判請置十萬兵以備倭時議譏笑至是
柳成龍執朴泓啓本歎曰李文成眞聖人也厶逮慶尚兵使金
誠一以得本道人心敎拜招諭使〻起兵討賊以咸安郡守柳崇仁
爲兵使以金玏爲慶尚左道安集使朝廷以玏榮川人知道民情
徙安集朝令楨通義兵始起厶李鎰兵潰於尚州奔還忠州鎰
初至尚州牧使金澥逋走欲斬判官權吉權吉自出招呼得數
百人無一堪戰者時賊已至善山有言賊近鎰以惑衆斬之使軍

官往探倭伏橋下斬首而去我軍奪氣俄而大至分左右繞軍後
鎰知事急捨馬北走賊追及遂棄馬赤身走到聞慶啟守鳥
嶺聞申砬在忠州往從之從事官尹暹朴篪李慶流判官權
吉金宗武死之乙都巡邊使申砬至龍仁審探賊勢甚誠不勝
聞追都下恃砬如干城及聞此語士民洶懼砬欲截鳥嶺見鎰遁
還膽落棄險不守號令煩撓聞賊已踰嶺率兵六萬陣于彈
琴臺從事金汝岉請守鳥嶺不聽臺前兩水皆稻田水草交
雜不便馳驅賊從丹月分路而下砲聲震地塵埃接天勢如狂
瀾砬欲馳啓汝岉馬上起草砬親自突陣者再不得還入遂赴水
而死諸軍爭投水而死積尸塞江汝岉亦死亂兵中李鎰又脫身
走乙以右議政李陽元爲守城大將李戩邊彥琇爲左右衛將

朴忠侃為巡檢使守都城起服金命元為都元帥守漢江以王子
光海君為世子李德馨謂柳成龍盍請建儲成龍與諸大臣請
對以係人心上曰前日不從以中宮若生子則難處故遲之成龍以宋
仁宗司馬光言對之上良久曰然則何人為之成龍曰在上心非臣子
所敢言也上曰光海君聰明好學可以為嗣大臣頓首稱宗社福上曰
仍欲傳位大臣等曰恭決可矣豈可能有遽議此乎乙申砬出去後
都人日望捷音及敗報至不移時滿城震盪初昏召宰執義上御
東廂地坐張燭領相李山海首建棄城之策金貴榮與諸大臣
入對請固守京城上曰宗社在此予將何適命抄發坊民分守城堞
東輦太半受賂私放兩司以李山海誤國之罪請罷職不允都承旨
李恒福掌中書立馬永康門內六字以示柳成龍始知內間有出

狩之意恒福啓曰西幸盡塞一水之外即上國之界到此當有酬應之事成龍曰不可不從上許之掌令權㬂請對造膝大呼請固守京城語頗畧雜成龍曰雖當危亂君臣之禮不當如是㬂曰右相亦為此言耶成龍曰㬂言甚忠事勢不得不然仍請世子隨駕分遣王子名呼勤王臨海君珒往咸鏡道金貴榮尹卓然從順和君玜往江原道黃廷彧黃赫李墍從廟社主先行世子隨後信城君珝定遠君 陪從上戎服執鞭出敦義門內殿卒侍女十餘人步出仁和門夜黑不辨咫尺李恒福執燭前導到沙峴東方向明過石橋雨作到碧蹄一行沾濕不能發上憩驛舘名見尹斗壽再三慰諭曰卿兄弟勿離予死生勿負仍觧所佩翠囊以賜曰所以表予意也卿有才有智可以救國家之急計將安出顧李

恒福曰承上旨所見何如諸臣皆泣莫敢仰對恒福曰且可駐駕義州若勢窮力屈便可赴愬天朝斗壽曰大駕離東土一步朝鮮非我有也上曰内附本予意也山海終不對成龍退而責恒福曰何為輕發棄國之論乎君雖從死道路不過婦寺之忠此言一出人心瓦解誰能收拾恒福謝之過惠陰嶺雨下如注初更到東坡驛長湍府使具孝淵以支待差員略設御供從官終日飢來乱入廚中搶食上供將闕孝淵懼而逃翌日晩後乘輿欲向松都卽五月初一日也吏卒逃散扈衛無人黃海監司趙仁得率兵入援瑞興府使南嶷先到有軍數百馬五六十匹以此始發司鑰出曰宮中昨既不食今又未食不敢行取南嶷軍所齎數斗米以給午至招峴站仁得設幕路中以迎百官始得多食次開城府衆心崩潰一夜四五驚以尹斗壽為御營大將號

令統摂人心始定初二日駕駐松都兩司劾李山海交結内外誤國因上
之罪命竄平海前年趙憲上禦倭之策山海以為必不來撤罷聞慶
鳥嶺曲臺基竹嶺延豐伊吾嶺忠州鷄立嶺四路防守上南門樓
慰諭士民父老皆言願召鄭政丞蓋鄭澈方竄江界即命召赴行
在又命辛卯以後被罪人皆放還叙用崔興源尹斗壽命泓為三公〇
賊自東萊分三路向京師千里相連江原道助防將元豪屯兵驪江
以斷津路賊不得渡巡察使柳永吉檄豪還本鎮賊乃以木筏渡
江都元帥金命元在濟川亭望見賊至不敢戰沈軍械於江変服以
逃從事沈友正固止不從泣請守臨津命元乃向臨津李陽元在城
中聞漢江軍潰亦走楊州〇初三日三路賊兵皆入京城賊將平秀家
舘於宗廟夜間多怪遂焚之〇初四日車駕發松都命金命元申硈

同守臨津次寶山驛時倉卒瘞廟主於穆清殿宗室鄭愼君壽崑
泣言不當委廟於賊所乃夜馳往奉來也初七日車駕入平壤權李恒
福爲兵曹判書與尹斗壽表裏籌畫上下賴焉也禮曹判書李德馨
自倭陣來初賊宣言欲見李宣慰使議和蓋戊子倭使來時信重
故有是請賊來逼浿江德馨單舸會于江中數之曰若等無故壞
累百年和好何也玄蘇曰欲假途入大明德馨曰爾欲犯父母之邦而
脅我假途〻不可假何和何議聲氣俱厲賊不敢復言後亟稱曰蒼
黃之際言顏如平日樽俎時人所不及也德馨還達言於朝曰諸道人心
無不遠叛所在響應今日事勢若失大段舉措不以慰羣情者
則恐有不測之變尹斗壽瞪目趣視徐曰國家雖極危難臣子敢發
不道之言耶德馨蹙縮而退也副元帥申恪與賊戰于蟹峴敗之斬

首七十餘級金命元以擅自他適不從號令論啓斬之人皆寃憤之全羅
道巡察使李洸率兵八千到公州聞車駕西狩都城已陷無可諱者遂
還軍助防將白光彥曰君父播越而公手握重兵退縮不赴是何意也
遂拔劍瞋目洸驚謝與忠清巡察使尹國馨慶尚巡察使金睟合兵
至龍仁望見賊壘洸欲擊之權慄曰大賊當前不可爭鋒於小賊光
彥亦言道狹樹密不可輕進洸挾憾重杖光彥憤曰寧為賊所殺與
助防將李之詩登山射賊賊不出日晚賊回斷突出光彥等為賊所害
三巡察撥陣先散山賊知其心怯使數人揮刀而前忠清水使申翌先走
三道兵一時奔潰委棄山積事聞國勢愈難以權慄為全羅監司○全
羅左水使李舜臣與慶尚右水使元均大破倭賊於閑山島捷聞百
官相賀陞舜臣嘉善○原州牧使金悌甲被甲踞床箭着胸不下追

令屈膝罵不絶口與妻子同死韓應寅金命元師潰于臨津副元帥劉
克良死之命元奔行在遼東都司鎮撫林世祿來探賊情時遼東
訛言朝鮮與倭連和鄉導以來遣世祿托以探賊實探真假上接見
于大同館世祿亟求回咨而去臨津敗報至上召諸臣議去留皆請
出避柳成龍曰今日事勢與京城不同人心頗固且前阻大江西近天朝
若堅守數日天兵必來可藉以卻賊左相尹斗壽曰雖此一失國事決
矣咸言咸興可往斗壽曰北方人心獰甚非可保之地寧邊固便於咸
興危急則越義州赴愬天朝若深入北關爲賊所隔勢窮地盡
將北走胡乎李恒福曰北道只是一路將束手就縛今已乞兵萬一
得請無人迎接不如直向義州萬一不幸亦爲內附以圖再舉未遑
回陳利害鄭澈尤主出避之論成龍曰公平時慷慨不避難吾不圖

今日之議如是斗壽詠文山詩我欲借劍斬佞臣頭激大怒而起乙
上幸肅川李恒福李德馨力請乞援天朝沈忠謙曰恒福主兵不可
去遂送德馨恒福辭與之曰兵若不出吾當委骨於盧龍塞矣
聞有出避之議各自逃散上臨門曉諭堅守之意及賊見形於江外
定出城之計莫適所向羣臣憂懼皆言向北之便李鎰亦言可駐鏡
城恒福力爭不可成龍斗壽亦同乃遣雲山郡守成大業馳迎中殿
聞賊已犯北路還回博川上發向寧邊命尹斗壽金命元李元翼
守平壤賊從王城踰陵兵使崔潤德請斗壽命元開門出戰上在
博川聞平壤不守命世子奉廟社命朝伊川又命領相崔興源從往
右相俞泓自請隨世子而去乙上將向義州夜到嘉山兩傍路里村無
炬燭侍衛不滿數十上召問諸臣曰不幸內附誰能從我羣臣莫應

獨李恒福洪注請從李山甫洪進願從於是恒福策馬先詣義州
修葺廨舍以示久駐之意民吏稍々還集々前吏議李廷馣避
兵延安府使已走賊長驅奄至馣爲府使有遺愛民吏皆願死
守遂部分城守駐家屬納于一廨塞門積芻又積柴城門坐
其上曰賊如登城即火之我與家眷誓不汚賊人皆感激賊攻
附而上沸湯之灌之賊負薪而進束火而投之賊載空棺而上
以石擊之無不應手而墜大戰三日賊技窮而遁事聞命進
秩遂拜招討使々二十二日大駕進次義州以牧衙爲行宮々玄風
人郭在祐散家財結村武聚兵千餘人破走岐江賊連戰社來江
上來西剿擊常着紅衣自稱紅衣將軍倜儻果敢善於應
機合変遂復宜寧屯兵鼎津觀察使金睟自龍仁奔還存

救荅州曰昨以道伯不能禦賊遁還罪可當也遂到罪傳檄時
大怒以反逆論啓再諸馳檄晉州倡義而答曰義賊之命天地知
之是非之判出論在焉惟時之當不得於言訛之於表裏之良心
可也招諭使金誠一抵書諭以之上特賜温諭勉以討賊之義已廻
寧使李元翼以楚燕單弱請以三千兵入宿兵曹判書李恒福
却之朝廷已有區畫不宜發民補楚衛之上遣郎官奇自獻天
朝面論曰國之存亡在此一舉時渡遼之議已正尹斗壽一日啓請者
三請對者再曰渡遼之議未知於何所臣民驚惑甚於亂初祖宗
之社稷多民臣欲於何處而強為匹夫之行乎上不從移咨遼東
請內附之七月光州牧使權慄與同福縣監黃進擊倭賊于梨峙
大破之之是時倭大發舟師向湖南李舜臣與李億祺遇賊

於固城見乃梁且戰且退引至閑山島前洋旋軍從戰擊賊船七十
餘艘又敗其援兵於安骨浦燒其船四十餘艘平秀家既身而
走軍聲大振捷書連奏上嘉之陞秩正憲賜書褒美先時行
長到平壤投書曰日本舟師十萬又從西海來未知大王龍御自此
何之盖賊本欲水陸合勢賴此一戰行長勢孤不敢進矣〇李德
馨至遼東巡按御史聞我國有變即爲奏聞請援朝論多異
同兵部尚書石星銳意應援我使申點方在會同館朝夕哭臨
呈文兵部石星感其意至是申包胥命遼東副將祖承訓率兵
五千以史儒爲先鋒進攻平壤適大雨賊兵無城守天兵從七星
門入賊據險發銃儒中丸而死後軍陷泥濘盡爲賊害承訓僅以
身免仍歸遼東初承訓之來恒福謂人曰祖公躁而寡謀必不能

成功果如其言也遼左訛言朝鮮導倭入寇石星獨言不然使黄應
暘來覘請倭書李恒福在都已慮有此事賚來卽倭書來出
示之應暘撫膺大痛曰朝鮮替兵火而義聲未暴反受惡名天下
豈有如許至冤歸而實告徒有遼東及各衙門繼奏辨之始
妙香山僧休靜行高律嚴淹貫釋典己卽被逮對獄明暘上特
命令釋引見賜詩至是上謁行在僧臘七十三有僧兵數十人上慕
之為八道僧統都揔攝其高弟上足偏滿國中以義兵為揔攝
屬元帥又為徵招聚惟政起於嶺東處英起於湖南皆靜弟子
各有僧兵數千勤王屯於城東雖不能接戰而機警勤服役諸道
賴之也前府使高敬命與學諭柳彭老安瑛共起義兵文諭道
內得兵六千餘人推前府使崔慶會為將軍時三道守臣皆失策

心諸道巨族倡義起兵間者激動人心國命賴以維持湖南高敬命
前判決事金千鎰玄風郭再祐陝川前掌令鄭仁弘湖南前提督
官趙憲首先起兵湖西金侫臣前牧使金弘敏士人朴春茂李山
謙忠州趙德恭趙雄清州李達洪季男玄風士人郭趪郭赴前
佐郞金涍禮安前翰林金垓正字柳宗介草溪李大期新寧
權應銖軍威校生張士珍士人朴惺京城前司諫禹性傳前正郞
鄭淑夏水原崔屹高陽李魯李山輝前牧使南彦經幼學金坼
前正郞俞大進忠義李軼宗室湖城監及王玉北道前評事鄭
文孚高敬民平安道曺好益等聚兵捍禦斬絶賊路又有前縣
任啓英募兵千餘人以虎字爲標崔慶會以鶻字爲標乙倡義
使高敬命自全州整旅北上與郭嶸爲左右翼壓賊于錦山城

嶫軍先清賊進圍敵命敵命常消李洸逗遛撤數其罪誅戮
之接兵不救嶫力戰而死敵命與子從厚及從事柳彭老安瑛
同死錦山乙八月義兵將趙憲傳檄義旅一千六百人監司尹先覺
無意勤王且以義兵不利官軍多方阻撓至於囚係義兵之家
春以此賊集者還散憲以書責之傳檄八路曰顧茲島夷之爲寇
甚於苗民之不恭殺人若刈草惡盈一國紙君如猵㺚罪通于天甘
言計詐初要嗚利而因入西路潜師終欲越海而爭地惘然龍灣之
遠遊悵望霞於塞外豈料數十州縣終無一介男兒天祐朝鮮
尚全湖南一域民思同道豈無其人三良又曰嘗使無道之殘賊久
竊不韙於明邦志不僩則神感人隨事歲成則天助地祐其時亦
棠之墟賊觀於李氏之社稷者甚乙賊入域穢道龍而王子及全

貴榮黃廷彧黃赫監司柳永立北兵使韓克誠等亡趙憲收復
清州時賊方據清州以寇湖左官軍相繼奔潰憲聞之與
靈圭僧軍連營欲擊賊圭曰全羅巡察使權慄將爲餘兵方
謀進取請我先鋒未可輕發仍勸憲期日慄報未還憲强挑進軍
圭不得已從其下部僧曰明知必敗請勿往圭曰彼既先往誰復相
救耶乃連陣而進抵錦山城外賊詗知無後繼來無備逆擊
之憲下令曰今日只有死當無愧一義字士皆應諾良久與賊三戰三
北憲軍矢盡日且暮吏士無人色憲鳴鼓督戰風雨從西來只臨賊擱
入帳下左右請跳出憲曰成敗在天丈夫死耳不可苟活援枹鼓之
士卒趍死張空拳相擊無一人移次者皆同死圭亦從死賊衆死
者亦過半翌日憲子範潛入戰所收尸憲死旗下將卒皆環侍而

死四日而瑶張目擬舁人不覺其死長子完基門人崔春李先翰奉
事任廷彧士人李勵金鄭萬戶邊紐溫縣監楊應春武人金鼎壽
十餘人以偏裨血戰死士人朴士振等十一人以門人從軍死海南縣監
邊應井初與約攻錦山賊聞憲死嘆曰奈何與義將約而背之卽提
兵獨進城下格鬪而死憬約書至而城已陷數日人皆恨之○明流
擊沈惟敬來覘賊形至順安馳書倭將以聖旨責問朝鮮何負於
日本而擅興師旅行長見書亂面見惟敬赴會約曰敢奏聖上當有
處分以五十日為期毋得出城十里外○京圻監司沈岱為人怯懦不
避寇陰及為畿伯柳成龍曰材當閑奴君書生臨津非其能楊州
牧使高彥伯有勇善鬪君使收軍使彥伯將之岱甚不然曰進人
入城約為內應行不畏賊詗知岱在朔寧潛渡 誰衣龍袁殺之○防

禦使元豪既破亀尾屯賊江原監司柳永吉名使聲北路賊甚盛
化賊大至豪力戰不支投崖而死〻皇帝遣行人薛藩敕諭曰爾
國世守東藩素效恭順近倭賊侵凌攻陷王城國王西避海濱念
旅淪傷朕心惻然今遣文武大臣二員統率精兵十萬往助討賊諧
國君臣能體朕心光復舊物仍保宗社庶慰怔字小之意上出迎江
上奉敕痛哭〻曉諭三南民人曰予惟仁不及民政多失措乃患心則
未嘗不以愛民恤物為意實不料城益高而國勢日卑池益深而
民怨益深加以宮闈不密而閭民細利刑獄失中而怨氣傷和三子占
利小民失業民宜咎予〻有何辭惟有士民庶幾許予改過圖理雖
新嗚呼龍灣一步天步艱難地雖亦盡予將何歸人情已窮理然
憤秋涼衣動遑地早寒瞻彼長江亦流于東思故一念如水滔〻又

曰天止李晟復城闕之有期日望列郡報々克復之無缺亟副雲
霓之望冀免予霜露之苦李好閔所製々前訓鍊奉事權應銖、
與鄭大任率鄉兵千餘圍永川賊々敗入倉中以大攻之燒死者甚衆
賊皆撤還左道始得全安々晋州牧使金時敏感忠奮著收城々
得城池為湖嶺保障擢授兵使至是賊大衆來圍賊以竹木松枝
編作障衙等土塞其內使我不得覺又造竹梯數千度可一間覆
以網帶為一時齊登之路作三層山臺臨壓城中時敏預臨大兵區
畢大藥藏於來普城上命設火砲大石女墻內置釜沸湯以待之賊畫
攻具登城々中發玄字砲射山臺賊隨墮之以大藥焚松障以火砲碎竹
編長梯或灌沸湯或投大石破其攻具賊大敗未幾時敏中丸而死
賊陷城焚廬而去慶尚左兵使李廷以萊城逃走誅之以朴晉代之

時賊兵充斥朝廷命令不通及晉爲兵使乩民集保晉以守兵益世然
進擣慶州夜使潛伏安康城下發飛擊震天雷墮於賊陣不
曉其制爭聚觀之俄而砲火自發聲震天地鐵片星散中死者無、
數賊衆驚駭以爲神明遂棄城遁晉遂入晉州得穀數萬餘石
○北評使鄭文孚起義兵於鏡城悉斬叛民大破倭賊先時北兵使
韓克諴南兵使李渾被執於賊監司尹卓然竄伏兩王子及從官
皆陷賊脫走行乞到龍城巫人家巫人曰豈非評事公耶極盡誠拉
遂至鏡城與儒生崔配天池達源李鵬壽舉義兵得萬餘人安集
既定進兵吉州大斬賊六百餘級因兵擊摩天賊兵六十餘級分兵圍
城前監司李聖任慶興府使羅廷彥請入韓百謙亦起兵來應遂
府城執鞠景仁鞠世必等斬之以徇○前參判成渾赴覲行朝陛授

右參贊陳曰臣在亂初欲赴闕下以有當人之日不敢自由請達東萊渡
津之時家在十五里外未及聞知不得不奔問緣有東宮命往分朝
令始來覲分義掃地死有餘罪乙十二月全羅監司權慄進兵禿城
迎拜除書西向痛哭令兵二萬屯前師請堅壁不出時以銳師襲賊
兵自北西路得通義旅辦攻追此以待天兵上解劍馳賜之乙酉司啓洪
汝諒李弘老宋言慎辱國之罪請竄配命以何時而爲之耳啓不允乙
游擊葛逢夏查大受領兵二千衛護行朝時天將駱尚志領南
兵屯江岸朝廷遣兆吉壽尹根壽請速救又遣鄭崑壽馳至遼城
痛哭哀籲兵部石星感而泣曰七日在哭無以加矣力排衆議亟請許
援皇朝許出大兵來援崑壽乃請兵部贊畫袁黄大兼而來乙義
兵將全復民敢賊兵于茂溪郡再移進攻賊于玄風昌寧之間賊撤

屯兩道自此右道賊路斷絕○尚州判官鄭起龍大破尚州賊斬賊四百餘
級遂復州城○上欲傳禪大臣六曹三司交章請收成命依啓○十二月賊
發康泰陵○天朝大發兵來援以兵部侍郎宋應昌為經畧軍門
都督同知李如松為提督軍務副摠兵楊元為右協大將副摠兵
王有翼王維楨叅將李如梅李如梧楊紹先〻鋒副摠兵查大受
孫受兼李寧葛逢夏咸統於元副摠兵李如栢為中協大將副摠
兵任自強叅將李春芳遊擊高策錢世楨戚金周弘謨方時輝
高昇王門副摠兵王世爵為右協大將副摠兵祖承訓吳維忠王必
迪叅將趙之牧張應沖駱尚忠陳邦哲遊擊谷遂梁心叅將玄時
春為中軍偹禦韓宗功為旗鼓官兵部員外郎劉黃裳主事袁
黃為贊畫戶部主事艾惟新督餉張奇功遊擊合兵四萬三千餘

人又退送八千人十二月二十五日天兵渡鴨綠江旌旗千里金鼓相聞上
見提督歷謝提督擧手曰既承皇上之命何所謝耶
二十六年癸巳元朝白氣三道從西北亘天挾貫大陽傍有項虹圍繞
二匝人謂勝敵之象也提督李如松使查大受先往順安紿倭以天
朝已許和沈遊擊且至倭喜使小將平好官出迎大受與伏兵
擊斬之賊始知兵至大軍已到肅川提督号鳴鏑以數騎馳赴順安
諸營使續進發初八日進圍平壤賊登城拒戰天兵以大砲大箭攻
之砲聲震地山岳皆動大箭火砲處處火炊發林木皆焚提督手斬
怯退數人令先登者賞銀五十兩駱尚志奮勇先登浙兵鼓譟從之
天兵從七星門入我軍從含毬門入拔賊旗立天兵旗幟賊退入內
城亂放銃丸天兵多傷提督退軍城外以開窮寇走路賊將行長

夜率餘衆渡氷追去我軍無一追擊天兵亦不追驛遣奏捷南北軍
爭功提督右北今我國奏文勿誤李好閔乃夜立草而鋪張兩邊無
欠辞南北軍皆懽〻經略宋應昌進駐安州提督進兵坡州賊敗
還京城疑我民內應且忿平壤之敗盡殺城中民人焚燒公私廬舍
列屯賊皆會京城以拒王師高彥伯以偵探遇賊於碧石蹄斬獲百
餘級提督在坡州聞之獨與千餘騎赴之過惠陰嶺賊伏大衆於
礪石峴只數百人在嶺上提督望見揮兵為兩翼而前賊自嶺下相
逼嶺後賊併出幾萬餘提督所領不備弓砲只短兵而賊長劍揮擊無
敢當其鋒者提督見勢急自殿後而退賊亦收兵不追提督還坡州
使查大守守臨津引軍還開城柳成龍累請不可退軍如松不聽〻提
督還平壤有北還之意未得其機或傳清正自咸興踰陽德將襲平

壤曰此乃聲言平壤若不守大軍無帰矣遂回軍平壤留王必迪守
開城乙卯文字與吉州屯賊戰于端川馬此池三戰三捷仍關賊以大
衆進士吉州賊文字追兵大破于長德山又捷于雙蛤浦追至白塔郊
遇清正且戰且退前後斬千餘級文字還至鏡城遣義兵北與大戰捷
誅叛民鞠廷諧〻胡北　悉平道崔配天奏捷文字命加資陞吉州乙
全羅巡察使權慄欲連絡大兵以復京城乃使兵使宣居怡領全師
留屯光教山間精兵四千自陽川陣于幸州用中軍趙儆計成木柵
賊見其孤懸深入悉衆數萬來曉圍柵鼓譟動地分軍迭進自
卯至酉殊死戰賊縱火燒柵以水撲滅僧軍少卻慄手斬退者復柵
柵以拒之清正與行長秀家而來慄與諸將處其責以必死用
劍督戰矢將盡京畿水使李蘋以數萬箭繼之賊遂大衄而遁慄

令取賊屍磔裂支體掛于林木翌日查大受來見賊陣處嘆曰外國亦
有真將軍帝遣鴻臚官宣諭曰今聞權慄所斬獲甚多云該國人民
尚可振作朕甚嘉之上擢拜都元帥乙權慄李薲及高彥伯秋義將高
性傳等分兵屯守西江以書遺遊擊王必迪曰賊方據險大軍進駐坡州
遴南方兵一萬乘賊不意擊忠州以上屯賊可舉而殲矣必迪將克期
舉事成龍呈書如松力言講和之非機會不可失如松忌南郡之成功
佯應曰諾實無鬪心乙沈惟敬至倭營議和約日而還如松提兵至開
城乙倭賊棄京城渡漢江如松引大兵入京城權慄將渡江追賊如松令
收津船使不得渡乙天將與倭賊講和清正遣兩王子及黃廷彧等乙
帝勅賜山東粟十萬石漕運濟餉遣武官吳廷邦至旅順口運來乙
四月二十日提督入京城宗廟三闕及鍾樓大學等悉灰燼惟小公主宅

以秀家行山兄提督居焉二十日京畿監司成泳馳報宣靖兩陵之變
上在永宗宮率百官出庭望哭右承文正字李時發李藎等上疏曰王賊
西將犯當再陷幸賴皇上撲復我京邑當以汲汲前進一以應援天兵一以
尉撫遺民一以展謁陵寢旋即動軍聲鼓作士氣此義理之當然而遑
守江干一向姑息几幾日月尚不復大同一水坐失夫先旗之從令于遑
餘民皆還有廟者哭其廟有墓者省其墓有室者歸其室相與歸
哭西向以漢我居民固不足恤而愈園松栢霜露再濡人情到此天理
所護況兩陵之變實天地無窮之痛東晉一隅偷安南宋之委靡不
振不幸類是爲今之計有二殿下間率百僚親率三軍命徵南北之
兵大招浙湖之豪傑大宣義於天下誓至誠於宇宙鼓行而南直搗
南京彼提督必不恬然坐視兩司悉心相機而進若不幸天不助順

復如上年則當據漢水背城借一宗室百室同死社稷去邠之行已甚矣其可再乎此一計也暫勞玉趾馳到經略極陳誠悃期於得請因向提督動以衷辭感之血誠兩將之心庶可小回湖南之意可以挽天此計之次也一提督遣李如栢追賊如栢至漢江稱足疾乘轎還見有捕賊者輒亂打倭賊之退去已數十日經畧牽於和議縱賊不追故作此擧以示之恐有人言故也一賊既退分屯海邊自蔚山至順天首尾相連倚山憑海為久留計天朝又遣泗川摠兵劉綎叅將許國忠等率福建西蜀南蠻兵五千出來遂使劉綎屯星州八莒吳惟忠屯善山李寧祖承訓屯居昌駱尚志王必迪屯慶州一倭賊陷晋州倡義使金千鎰及子象乾兵使崔慶會黃進復讎將高從厚佐郎梁山璹投水死金海府使李宗仁進士文弘獻正字吳玭叅奉高敬禮皆戰死巨濟

縣令金俊民巷戰終日不知死處已置三道統制使以李舜臣帶水職
無行閒營于閑山島專管三道舟師已八月經略宋應昌提督李如
松振旅還京留劉綎吳惟忠步軍萬餘人已十月初四日車駕自貞洞
月山大君舊宅今明禮宮為行宮桂林君家楊州郡正家為內殿沈義謙家為
東宮沈連源家為宗廟又以附近大小家為各司宮中殿東宮在海州
已領教中外文略曰三道潰裂始誠北巷黃之計匹馬飄颻初定有朔
方之慮五廟鞋履久遊月遊之衣冠十代園陵未滲寒食之麥飯
天日猶存城郭向山河而慘日威儀復覩對父老而大息天將潛吞而
先杏畫圖濟于艱難事必決危而後安兵甦剖於終始蜀中之鶴雖
返會稽之膽猶嘗已上下教曰不可久淹閭閻即舊宮城基具草家歇
為掖庭昔衛君笑含于詔此識何則歡起大夙于天將有以勞宮殿宮

室爲言上曰深讐未報何以家爲乙設位文廟親行慰安祭命禮判
李增率儒生哭文廟墟又教禮官曰神之在天下如水之在地下無所往
而不有惟其致誠則神在是矣故古人或設壇而祭豈必待木主其築
壇于學宮側設位致祭一以慰先聖之靈一以重倫紀於干戈之餘也乙
上下教曰兵火之中死者何限意遺民過半縞素入京之日都民塡塞未
見服喪者此必喪敗之餘倫紀廢墜其令法司糾檢乙閏十一月帝遣
行人司憲賜大紅蟒衣二襲綵緞四表裡諭敎旨曰朕惟該國介居
海中傳祚最久拓地守險雄視倭夷近者倭一入王城不守廟社爲墟
追思之由豈曰適然之數或言王偷翫細娛信惑羣小不恤民命不修
軍容啓侮誨盜已非一朝而臣下未嘗有言前車之覆後車之誡也王今
還國尺土之地朕無與焉其可更以越國相救爲常事朕不能爲王謀

告卧薪嘗膽之義其尚及今恭遵敬遠斥順繕城隍庀甲兵實倉廩
毋湛于酒色毋荒于盤遊毋偏信獨任以閼下情毋濫刑苛政以益民怨
先業集興大臣言可雪自今治乱存亡在王不在朕王其戒之慎之乙亥先是
給事中魏學曾上本處治我國至有易置等語下兵部石星持不可朱
應昌出學曾題本示尹根壽〻〻上聞上招柳成龍等示之曰予久知有
此故欲辭退今果然矣其本槩謂朝鮮不能御倭以貽中國之憂當分
其國為二三視其能禦倭賊者而付之成龍曰此乃無理之妄說惟當益
吾所當為以解中國之憂可也上近侍受敕引見成龍曰予之見卿只今
日命內侍取酒賜成龍曰以此相訣明日予將天使前辭位耳明日亦辭而
袖出御帖陳疾病不堪御國請辭位世子天使答曰王辭位有唐肅
宗故事惟當參酌以待天朝處分大臣率百官呈文天使深詘其說

〻司憲世子協同兵部官等官駐劄全慶之間世子南駐全州〻總攝休靜
終始效勞扈駕還都請曰臣老矣願歸山中上許之因賜號一國都大
禪教都總攝扶宗樹教普濟登階大師歸化香山光州士人金德齡起
義兵長城縣監李貴疏薦其可任大將又論音德齡乃與所善壯士崔
聃齡等數十人傳檄曰兵務精不務多願得吳下壯士數千人以從李貴
又薦于撫司曰解捕龍虎飛走空中智如孔明勇過雲長世子召見賜
號翼虎將軍〻鴻山人宋儒真作亂時處〻盜起楊州有劇賊李能水
利川有玄風而儒真嘯聚賊盜傳檄刼掠京師震驚又投書于全州
于主惡不悛朋黨不解賦役繁重生民不安至有鷹揚收野雖有
愧於夷齊弔民伐罪實有光於湯武之語或誣稱義兵將李山謙指
撫軍司下綦乃收殺儒真等兵判李德馨上為賊徒所藉言待命月

餘上特原之
二十七年甲午命詳定貢案亂後貢法尤壞命議者商確一從上裁命相
柳成龍上劄言通計國內田結量收米豆輸納京倉凡各司貢物及方物進上
皆計物定價令有司貿供而取其餘以補軍需則兵食有賴而外方亦無
不均及各司刁騰之弊可去矣竟為浮議所沮○天將駱尚志謂柳成龍曰
朝鮮微弱賊猶在境鍊兵為急來天兵未回學習技藝可以禦倭乃啓
成龍先紀效新書講貢御倭之法于天將以成龍為都提調趙儆為
大將李德馨為堂上辛慶晉李弘胄為郞廳募力能舉一石能超一
丈墻者入格旬日得數千人教以砲三手兩月歇教鍊而無火藥軍器
寺匠人大豈採以煑火藥與賊罪當死特貸之令煑焰硝以贖罪豈採
感懼日煑十餘斤晝夜督教其能否而賞罰之已賜其屬將軍全

德齡號忠勇將軍諸道皆屬之令擊賊其檄云抚膺含痛恥三北於前日唾手增氣策九伐於將來惟我假氣殘孽庶幾指日蕩覆以此制亂敢當我之經畧宋應昌被劾去顧養謙來代蓋給事中許弘綱以許封貢誤國事論罷之五月顧經畧委將胡澤齎付諭朝臣曰倭之請降且乞封貢爾為倭請封貢則倭必德朝鮮罷去兵矣上堅不許至有侍任然後任行許和之教柳成龍劄言我國既無以自振但倚中國以圖興復而顧侍郎所言一向堅拒任事之人怫然不肯同心則我國之事毋乃益睽抵牙請封義固不可惟當詳具事情奏聞以聽上國處置云諸議皆從上不得已從之成龍與成渾入侍語及和事合諫其可奏之語時李廷馣亦請許和臺諫請罷極與渾力救之上益怒仍有詩曰一死吾寧忍求和顧不聞如何倡邪說敗義惑三軍仍傳曰朝廷處置爲成龍邪說所誤命

榜示朝堂。中朝以賊久不退天下兵力不可窮困賊請款許和使兵部尚書石星主之上難之金宇顒以為主和者必須早定王議世道無損於祖宗有辭於後世李有慶論劾成龍鄭琢主和成龍先引之割地求令徵還世子及諸臣請留不聽經留守二年無所成功而歸令嚴明遮絕賊路隱然若倚為左山之勢。顧養謙以主和被劾去兵部侍郎孫鑛代來。兩司金宇顒李睟光奇自獻等合啓鄭澈搆陷崔永慶之罪追奪官爵依允贈崔永慶大司憲。天朝使臨淮侯李宗城為正使楊方亨為副與惟敬同往日本講和

二十八年乙未嶺湖土賊大起嶺南林傑湖南金希哀最橫行剽掠屠戮州縣任實之有剽界之賊至是七邑之師共圍回文山賊之勢蹙走潰因不能戰遂捕賊帥金希哀大水長城人又殺高彥逸討平之道路始通之

奉皇旨策忠臣壇于弘濟院以祭死事將士已達韓應寅請世子封典時
神宗皇帝愛第二子福王常洵意不屬光海故本國屢請禮部每以
越次不許至是為奏請使也已以柳成龍為京黃咸平四道都體察使李元翼
為三南江原四道都體察使
二十九年丙申封倭正使李宗誠逃歸遣沈友勝具由奏聞帝怒命下宗誠于
錦衣獄陞邦亨為正使惟敬為副使五月清正撤兵渡海去陞義州牧為
府尹行在故也已命傳位世子屢請封而不得因有此教世子伏閤諸臣力請
始還收七月湖西賊李夢鶴作亂洪州牧使洪可臣討誅之夢鶴殘黨悉誅
無行與先鋒將韓絢合謀起兵不數日衆至數萬襲洪山擒縣監尹英賢
及林川郡守朴振國連陷青陽定山等六邑韓絢進逼洪州可臣招武官林
得義朴名賢前兵使李景行為城守訐藍浦縣監朴東善水使崔湖領

兵赴援人心始定都元帥權慄進兵至咸賊與金景昌等夜斬李鵠來
降名賢執鞫斬之始夢鶴之起訛言金德齡洪季男及都元帥水使皆
與通謀衆皆信之及見名賢之引兵來擒賊亂始息乙八月鞫金德齡以夢鶴
辭連德齡刑訊于大臣柳成龍曰必不拒命使徐渻往捕之行到全州權慄已
囚於晉州及拿鞫刑訊六次脛骨已絶動靜如常從容自理曰臣若有異
心豈承元帥之命但臣有萬死之罪先母終堂忌三年之衰麻一天之讐劍
情變服屢從軍功不伸忠反屈於存萬死難盡上問于成龍對曰德
有不須繼而遂擒臣未可知也遂嚴刑而死徐渻聞德齡就捕狀聞曰
權慄使德齡討賊則四日還遲觀望成敗以此八字遂成斷案乙封倭
使楊方亨沈惟敬陪臣黃慎回自日本天使之與秀吉相會秀吉大
怒曰我放還朝鮮王子當使王子來謝而今使臣秩卑是慢我也及受

皇旨稱脚病拜不屈膝慎不得傳命從而使還本國遣鄭期遠馳走於
是石星惟敬皆得罪天兵復出矣邦亨還本國臨事補縫不以實聞天子
知其詐下于獄丁酉倭兵之再動以主和誤國惟敬棄市星死獄中乙十一月
遣體察使李元翼南下時和事已敗朝野洶懼元翼請潰野待變上面
諭卿與諸使戮力效死以賊遺予使再有龍灣之厄也上為之出涕異亡無淚
而退已遣義僧將惟政入清正營探情已逮統制使李舜臣于獄削職從軍
功初元均德舜臣來救相得甚懽既而爭功遂結搆誣清正之再出也使之要時
羅來言使金應瑞邀擊於海中清正可擒朝議信之以為機不可失促令舜
之舜臣知其詐而不行均忌其功高上言其逗遛於是臺諫論劾上亂鞫法使
南以信廉探以信黨於均反實以聞命拿鞫以均代之右相鄭琢獨以為軍機利
害難可遙度其所不進未必無意舜臣名將不可殺乃命減死削職從事自効

舜臣世在閑山國其還極言倭情而殺舜臣出繼途遇閑山戍服部赴元帥處

下諭軍莫不悲之

三十年丁酉秀吉與清正復大舉來寇遣使告急於天朝發南北兵一萬二千人

以大兵繼之合十四萬人提督麻貴領宣大兵一千副總楊元領遼兵三千吳

惟忠領南兵四千牛伯英領密雲兵二千陳愚衷領延綏兵二千任續援江

以右御使楊鎬爲經理邢玠爲總督参政蕭應宮監軍户部郎中董漢

儒督餉都分諸將守要害乙四月提督麻貴領大軍入京城乙五月楊元領三

千兵下南原乙七月閑山島舟師敗績統制使全羅水使李億祺忠清水使

崔湖死之均既爲統制使盡更舜臣約束亦去舜臣信任日與諸士酣飲刺嚮

無度士卒離怨行長又遣要時羅來言大軍某日渡海可邀擊均乃舉戰

擁渡絕影島前日風高日暮賊艘投之舟師遂不戰衆潰諸引使同

夜深風感均船四散飄蕩賊船突出掩之均大敗收餘船退至乞川島擁樑檄各枝之督令更進均憤恚醉臥賊船來襲諸軍大敗均舍舟登岸欲走肥不能步遂為賊所殺李億祺崔湖赴水死左水使裴楔知軍必敗屢詰所預戒嚴以待見賊至奪港而走舜臣所儲粮資器械焚蕩殆盡乙閑山敗報至朝野震駭李恒福命元請起復李舜臣上許之復以為統制使舜臣即至珍島收兵船數十艘沿海乘船避亂人士聞舜臣至莫不喜悅舜臣列樓碧波亭下忽下令曰今夜賊來各船整軍戒嚴夜深哨船急報賊來乃令毋動寂默以俟時月掛西山山影倒海半邊微陰賊船從陰黑中來將近放砲吶喊賊知有備欲回船一時放丸聲震海中舜臣督戰益急賊遂退乃回軍明梁天明賊船蔽海而來其將馬多時素善水戰欲犯西海衆皆洶懼舜臣乃令避亂船排列為疑兵自領戰船當前直出巨濟縣令安衛乘風順潮直衝賊陣

賊四面抱圍衛元戰不得出舜臣督諸船破賊三十餘艘擊斬其衆乘勝而
追賊不敢拒敵將軍而追追殺焉多時彩衛寶亦自投救共從戰於房皆
賊會數月之間得賊黑萬石將士雲集軍儲復振已賊尚屯石山城安陰
監郡趙公前郡守趙宗道死之初體察使李元翼以爲其名顧謂賊所
必犯令趙宗守三邑於守之趙宗守安民等治固守宗道在家聞之曰吾雖
大人之後雖無官守不可與奔竄凡人混死草莽同率妻子入城固守賊至
晝夜督戰城陷與之同死趙子顧常顧厚抱持俱死妾亦往死賊陷
南原總兵楊元潰圍走接伴使鄭期遠兵使李福男防禦使吳應
井助防將金敬老別將申浩府使任鉉判官李德恢求禮縣監李
元春天將李新芳將蔣表毛承先等皆死之閑山既敗賊分兵與行長
合于慎天水陸并至城中洶洶楊元聽行長之言有棄城之意一日賊到

城外雜草及稻禾作束城中莫測夜聞倭陣車聲賁然飛丸如雨人不敢窺
俄而賁然止而草束填壕已與城平賊蹂躪登城天兵倉卒騎馬爭門而出
及歸如東未得回旋賊以長劒亂斫得脫者無幾楊元單身免南原既
陷全州以北瓦解矣陳愚衷時在不救又不告急以致覆軍死者五千餘人
乙九月經理楊鎬在平壤聞南原城陷悒悒中行夜匹馬獨出萬軍隨之星夜
馳至京城時賊已至稷山麻貴劉綎無意交鋒欲軍西還鎬叱退之密
令解生牛伯英擺賽頗貴楊登山等率數萬迎賊于湖西伏兵稷山金
烏坪大軍從捏追連放大砲鉄馬雲騰馳突亂斫賊屍遍野一日六戰賊皆
敗遁天兵以鉄騎蹙之斬賊數千級奏凱還是日經理請上視師江上合營
荷撰提報至人心稍定已經理楊鎬及提督麻貴進攻蔚山賊清正等城
蔚山海邊阻絕日島山經卷移書軍門言當先攻清正斷其左臂自

顧回爲餘兵南下分三路進兵斬賊四百餘級拔太平江伴鵲亭兩賊寨賊從
島山天兵會於南嶺不卽進賊據險守要城壁堅險未易拔島山賊夜渡
城外別將李福男率降倭伏於泉傍一夜所獲甚多皆言城中無水將自潰會
天寒凍雨上下陸結聞賊船數千艘自藍浦來又聞釜山梁山等倭有出
兵之患經理恐爲所乘旋師還京。秀吉之死捨之倭兵十萬五千四百
名將二十七人。有高耳鼻則一兩以鼻代首一兵各爲一升流送於經理部
作一高邱。顧南岳藏其尤悍投降者金應瑞所降者百餘名其有技
曰金尚義降倭名多立功官至中樞其後降倭居密陽等地子孫耕植
擇降倭時承旨鄭經世白倭中相論立擒馬牝般遺情矣餘三十
里一站驛撥二十里一站。前縣監朴惟上疏作李璟成諸立論好儀之駐
惟乃斷仁弘門生也。陳玄冏陛得罪經理疏立於兵部主事丁應泰曰

島山之役天兵死者甚衆乾沒粮餉不給各陣應泰入探跡泰劾楊鎬欺罔
憤事二十罪鎬遂革職回籍即命給事郎徐觀瀾勘島山功罪更以右都
御史萬世德代為經理
二十六年戊戌上以楊鎬討賊累建大功遣崔天健具奏卞鎬被誣又遣李元
翼續奏之應泰怒遂上章并誣本國上席藁不視事遣李恒福廷龜黃汝一
陳奏辨誣初經理中軍彭友德密言丁應泰搆誣事於接伴使李德馨
曰經理之不幸貴國之不幸德馨翌日往謁之經理笑曰應泰心腸異於常
人眞可惡也我欲以法黔束諸將而讒言至此作事亦難矣鎬將還上出
餞于弘濟院為之下淚鎬亦嗚咽動容都人士女皆出祖郊外乙弁師都
督陳璘領水軍五百艘南下出餞銅雀津璘善水戰長於御性暴猛
與人多忤李舜臣方在古今島聞其至大設酒饌盛軍儀迎饗

軍士無不踴躍相告曰是宗社累葉得士請之大合齊攻賊四十五壘皆出
於論之奏書遇捷自是無事必議於論之之止并辭遂納東天兵無
我軍無異奮氣一鼓而皆不容賊無敢近令者悉中甯然轉之書然
上曰李舜臣有天地經緯之才補天浴日之功莫匹照之腑肝無之歸歟有
賊大至自突陣發大砲擊賊四十餘級諸將嘉曰此為王之屏翰古之名
將無以加矣戊戌九月軍門邢玠分諸將四路進兵董一元之中路督泗川
義弘賊見兵勢之大遂入陣董一元縱兵追圍於泗川盡賊埋於城外
風大甚此戰佯敗走天兵追入賊四兵力戰俄而火藥盡營中驚潰賊從旬
亂殺一元單以身免失江南軍糧一萬二千石麻貴之東路圍清正於島山
城堅不可破遂退師劉綎之西路攻行長於順天約會諸營同攻擒之
密遣陳璘水陸夾攻是夜潮退潮水甚淺為賊所焚自挾其艦

甲復遣將號出璘大憤親到繼帳中裂破繼手旗責以心膽不好仍欺

俱報軍門繼即齎以謝棄甲拋擲還歸留有與賊約退通于璘曰賊方

解歸可好放送璘悉答曰水陸異責各自為之行長既與繼約留首

級荒城而去繼乃入城搜其首級斬我國被擄人貫倭衣以充級數以

金大書西路大捷四字飛報軍門人皆不直之行長以白金百兩寶刀五十

柄假道於璘又以銃劍遺舜臣臣曰我自壬辰殺賊無數所得銃劍何

延用又因璘遣舜臣酒肉舜臣曰此賊於天朝有難赦之罪老爺反欲

受賂耶後賊使再來璘辭曰我於李將軍既已得愧何可再也是夜舜

臣於船上祝曰今日固決死願天必殲此賊祝罷進兵戰于破倭船五十斬首

二百戰酣天兵亦齊高吹噴筒風急大烈賊船數百頃刻焚燒海水盡

舜臣見璘船被圍合力與戰又焚賊船二百追至露梁落口親犯矢石

手自鳴鼓溺水者甚衆天兵三大船膠淺不能動賊以大攻之璘與舜臣
直前苦戰舜臣忽中丸中其胸出背後左右急以防牌支身扶入帳
中舜臣曰戰方急勿言我死言訖而絶秘不發喪兄子莞及裨將孫文
彧督戰益急璘使人謝救己望見統制船上士卒爭哭頓大驚曰統
制必死矣問之果然璘以身投船者三日吾望老爺自來救我矣何故
七耶無可與有爲矣天兵皆却肉不食而民奔走泣天朝得使老爺偕
以舟特言代之璘使絶信領其衆操舟而還遠京柳街是日亦中丸而植
立射賊日未午賊船蕩盡行長潛出向平山洋而走纔望見倭橋大捷
馳進城已空矣即又斬護橋人示衆攻城勝戰者也初行長塞塞堅
壁不戰繼性故悍戰貪功密爲行長通言欲爲己功操悍故能得其
情即通于舜臣及璘擊破洋中成國之大患曰倭爲三十年功名焉

李德馨墜落盡矣舜臣死之是夜大星隕于海中軍民驚嗟倭酋秀
吉死倭兵撤去之南以恭黙論柳成龍以邪佞之資與世遊名竊位害人
流毒縉紳又作南北之說遂異士流首倡和議以致皇朝之疑亡經理之
被議朝廷即日不知是文不言已名禁爲布置有名無實退藉剖錄
都監塗炭生民窮後鷄豚悉歸於上利害於身國差守令原占田宅之奇
既請命削職以國人鄭仁弘令文弘道誣斥至擬秦檜乃命削奪官職
三十二年己亥軍兵撤兵還京提督諸張功伐邢玠上將寮泰監軍御史陳
效痛其欺罔欲遂賣論奏之經以百金賂一圖于毒殺之上臨哭其喪以太牢
祭之四月邢玠西還上出迎于弘濟院玠奏萬世德杜潛等承節等任之
京從我國之請也天朝前後徵發浙陝湖川天雲貴緬南北合兵二十二萬
一千五百餘人諸將從任事者三百七十餘員糧銀五百八十三萬二千餘兩

崇禾二十焉爲禮部春官于丁應泰美職爲民也建武安王廟征傳時
關王屢現靈以神兵助戰陳璘亦病當崇禮門外於其上親勘廟以安關
王神像塑彫遞以下諸將各出銀助費我國亦助財力廟成上幸宗臣親
詣行再拜禮立宣武祠祠部刻揭御筆書再造藩邦四字也六月命復
柳成龍官爵也李爾瞻攻斥柳成龍朝議亂持正論者皆斥去之願調護元
翼上謂曰柳成龍清介自守忠誠爲國盤下用汝等護用人不幸一時其
類皆以柳黨謀非之臣陷士林之禍從此而始鄭榮國諸徒等敢以鄭
說黨藏人譏又攻學浮欲得仕國老之名若用此人必禍國家今日捨柳
非柳成龍無可任者仍求退不已命以時久在於外但識成龍愚拙不知卑賓
之奸邪何異司馬光不知安石之奸而驚呂惠之袖中彈文也卿以宗成大
臣命于而指之奉手之禮乎也左議政劉陳自古明堂之禍竟在於

退奸邪鎮定調制答曰卿言雖是時有古今事有異同韓信背水而敗
令時何異乙辛卯間基臺諫之論鄭澈也李山海主其論金睟禹性傳之擊
戚也洪汝諄論劾南北之論始歧急者為北緩者為南壬辰山海汝諄謀
竄成龍甲午金宇顒論澈殺崔永慶之罪時議大度以基臺諫之論鄭琢
金應南謂出於成龍南北之隙益甚南以恭等以鄭經世之不通李慶
全銓郎論劾己亥以恭蓋國主論劾汝諄又分為大小北主山海者為
大北主南金者為小北山海復相汝諄為兵判爭權相鬩主汝諄者為
骨北主山海者為肉北當初沈金之時只有臺主孟朴淳李珥亡而西人
困於東人之睚眦汝立之変東人多死於逆獄壬辰之亂西人之受國
皆徇節死義然而東人之勢益熾自相攻擊山海　李潑而為北人柳
成龍主禹性傳而為南人東人之目遂絕其後北人轉盛又各分黨甫

鵠仁弘金大來奇自獻等許筠洪汝諄等爲癸丑柳永慶南以恭金
藎國等柳希奮朴承宗等爲小北昏朝初永慶死而希奮以藏之同
稱故小北不衰大北日以強又自分張鄭水竹李潗等以救鄭蘊爲中
北遂有清北濁北骨北肉北之名我朝黨禍自宣廟朝乙亥至光海
壬戌五十年爲東人全時仁朝癸亥至顯廟五十年爲西人時其未之禍
東人在戊申柳永慶以至永昌李爾瞻力扶光海一立一廢而成敗其禍
之極在上而易國西人在己丑以李厚源力主湖西全請以護漢西而不
相敵屢出而成敗其禍之極在下而易爲矣又宣廟辛丑間有尹西中
西之目仁祖反正初有清西功西之目己巳有老西小西之目乙帝御門停論
功令碌平秀正成指市以陳璹爲首功劇縫麻黃有甚乙天相以四千
金出付萬世德命建關王廟設日關公之靈爲者於中國平倭之役上

賴顯助本國固當立祠之上命建祠興仁門外一依中國制度請顯於中國奉
聖旨顯以顯靈昭德關公之廟星州南原安東石像立廟
二十三年庚子邦再祐上疏陳三条一曰脩城二曰許和三曰復用李元翼文
陳三道退之特命削制李涵別試科涵用莊子語故也仍命此後科場勿用
老莊文字之六月王妃朴氏昇遐之經理萬世德杜潛李承勳撤歸
三十四年辛丑命三南監司兼本州牧府使之侍曰欽以春秋綱目例以左傳
為目胡傳為發明纂疏三卷而撤可使遵於春秋者崇命證正依前寫
書之被擄之人絡續逃歸前佐郎姜沆被拘五年全節而歸人比於蘇
武矣之移設於統營巨濟之六月吉雲節鄭德裕等謀逆於濟州事
竟伏誅汝立之侄也己丑安置於濟州雲節冶隱之後故直講晦子也
潛入濟州與德裕謀不軌為德裕妻所覺雲節先發告牧使趙徽

拿送于京鞫訊之雲芸死後以恩典不及臨望處斬武吉三峯緣
不補得宗芸頭有三日乳名三峯云乙巳十月大司憲黃慎疏請成渾被誣
本宗特旨遞慎改兩司請黃是吏判沈喜壽爲刑判鄭臨湖泰議申居晉
藏職於是奇自獻等排斥之路相繼而出矣
三十五年壬寅文廟重修告成乙三月天使翰林侍講顧天峻行人崔廷健
來頒皇太子冊立詔遠延慰使事官朴東說李安訥詩世風白衣從
事權韡製述官金玄成車天輅崔岦立鶴亭官韓濩李海龍迎慰
官李時光極一代之選乙以鄭仁弘爲大司憲別論曰今鼓出之則崔永慶
本非而一起乙三司劾請成渾追奪今日依啓但以已著奸黨遺君之罪
罪不可逃仍傳曰故參贊成渾托跡山林欺世盜名交結成風藉其植
黨以爲投身之地鄭澈千古之奸凶與之情密參爲一身頭目流和斛

結如蛇如蝎凶謀邪議無不與知聲勢相依恣行胸臆渾則澈

之謀主也心術敗露無餘十目所視昭不可掩且辛卯澈之竄江界逃

追到松京信宿而返壬辰賊逼京城身在一日之程非徒閑度不赴當

大駕經過其居之時亦不出現其奸黨負君之罪無所逃矣世子避

亂駐伊川不遠之地殷勤宣諭而托以無馬遠馬而重名而竟爲不來矣

及其移駐成川而始來世子還駐龍岡則逗於箕城之賊經向義州忘

於報國只爲身計古今天下安有與奸凶交契最深而得免爲小人之

理亦有遺君父不赴問難而得免夫天討之理乎今不追削以正其

罪則是非難定於一時公論難明於萬世不可以已死而有貸削奪官

爵乙左議政李恒福擬救成渾劄答曰渾大時讀書於野老不仕於

朝四方之人舉指爲儒士儒而見罪則遠外流聞未詳朝廷議論必

將曰成渾雖賢矣土中於骨何如榮辱素世讒陷之口乃自推追無益曰
家有騷騷餘洶論渾者始言構殺永慶不得則曰永慶由渾而死曰
吠惟逆賊皆不追鞫鞫逆由餘就鹽回旋辯而至成令名渾之罪死義追
戮尚矣是為人亂罪非所以同罪治令無異自用之道在攻渾補由此言之哉
渾之功罔間上下雖渾之名終欲追上以不可為也宣祖將上清州儒生朴以儉承
旨仁弘既作恒福通內辭退也七月將王起侖以副提學李時彥請追奪
行廟見禮也儒生金寧成渾門人宗儒子也上疏訟其冤曰文宗原獄
構成渾皆托臣父若果有是言則必先於家人而方及他人臣於其時年
二十三既知其非則必不肯托出師友門密語不以告子而先洩於他人明矣茲
曰浩雖無不言浩何以知之浩父許注東西南北如影之形乎仁弘之為人隼
本為戮而知其後復欲成渾殺崔永慶乎且年已季青為鄭仁弘數十年

上不省仁弘上劄自明答曰李貴之為人鄕不知乎嘗做出金德齡兩掖

兩虎之說者也此說可做何說不做乎乙特除崔餘慶永慶弟戶曹參議文

景虎察訪崔弘言永慶子社稷參奉乙前都事梁弘澍論妹夫鄭仁弘之

罪十二條曰專務粉飾雖事巧詐及是獨立似火丁卯許人為直經情為

男似王父偃好人佞己妄自尊大似王莽直長金弘錫極論弘澍罪惡

李貴又上疏力爭命革貴職

三十六年癸卯春露梁有大石起自江中立於岸上咸鏡海水赤濁七日亦

韓浚謙為四道都元帥李德馨所薦也乙忠清監司柳根請建溫祚廟

於稷山上從之

三十七年甲辰臨海君珒聞參奉柳熙緒有美妾招納不許珒使奴殺熙緒捕將

邊良傑捕其奴窮治賊不得良傑生擒熙緒之子扶護合相李德馨劄論

皆言難之李恒福上劄曰昆陽之論臣亦從之稍未及言而回力諍
移疏啓于國誠豆龍浦館將出書明昌臨講以金宏弼鄭汝昌趙光祖李
彥迪李滉等五賢從事文廟參曰亦删其間李彥迪扁等語謂予當時
之政沉淪李彥迪當配參曰李彥迪厚被二聖之恩位至贊成議明學問
為世名儒可為一世之重望也遂頹厚聖之中流沉風波之際未聞直言極
論以發揚為之聰聽無以匡救國家退不能潔身遠引自其讓官謝
賢於南之外不知此時李彥迪之類有此等反被大小之譏嗟乎記狀小
則可以觀此人盛此擬乎是所謂不能三年而緦小功之察何為且選隱遺逸
未免福論顧之時西宗之混自古奸小人圖謀未有不被禍者也至於諸叔
鳳城君彥迪亦隨之矣現至此不幾於崩乎何以敢見孤立於地下李滉果
為非尊舉世靡然因有餘言其是非以孟程朱之言漫入吾且謀之

沈以李洸之言自謂吾所賦之天乎乙十月羣臣請上尊號上曰予宗社之罪
人邦國之再造無非皇上之恩將士之功願無爲如此之言逾月力請乃許
之乙錄壬辰扈從䟦涉之論錄扈聖功臣李恒福等八十六人宣武功臣
十八人李恒福啓曰沈忠謙之勸上西行洪進硘韓淵之自請隨駕臣獨知
之李德馨之功實關機宜只以因功南下追及平壤無人與名臣實惜之
上許并錄德馨爲永慶所沮賓廳啓征倭將帥只李舜臣權慄元均高彥伯四人
而已如權應銖之於永川李億祺之於舟師趙儆之幸州金時敏李光岳
之於晉州李廷馣之延安皆有勝戰全城之功申點之疏又請兵宜并仍存
上從之加進錄討平夢鶴之功錄清難功洪可臣等四人
三十八年乙巳戶曹參判申湜奏楊州有銀礦許民採取官收稅則公私俱便上曰
鑿開混沌〻〻一兆鑿開銀穴人必死不許也七月京畿慶尚忠清江原咸鏡五道大水

三十九年丙午廟祠神承慶殿災金壻上疏請退崇大院宮上下議論紛紛之
希望之說互相傳播都城府院君議曰此事在上符之者衆異議雲在下
非之者固執程朱學說乃定事遂得除○三月大君張生頭相挾承慶殿回
世宗顯廟兩大君例立二官陳賀人言出於達道國體之計○改定貢案
國朝貢案係自適宜時多有所措為生民之患至是始設廳改定考覈力
之並薄田結之多寡與上產之有無酌量從此郡移均平百年宿弊一朝
革之○忠淸道八位殷陵閔金使金伯玉北漢保成始出夜渡江直接京
攻焚偽宮帝從宮林朱之盡給事深有年來傾太孫誕生賜○四月琉
球國世子尚泰來獻方物其表曰開國以來達神人共憤天亡爲虜海宇
騰歡獨念天朝神武大定震貴國威力更張纘緒既行剿滅凡有罪惡
莫不貴服曙光普照日長宣德有加兩國之間自開通通商共同保存悠

播南中語洪君文世賞無君叛逆之罪况四方舉子雲集京師而一自正
疏之入氣像甚惨科期再退多士暴露臣恐土崩瓦解之漸非朝夕
也鄭蘊上疏救仁弘極論永慶之罪二月初一日李效元李惺鄭造等
啓事未下忽自内殿言上疾危重承旨蔡[illegible]差備門御醫許浚出
曰上候危急大臣皆入李元翼李恒福李德馨尹承勳柳永慶奇自獻
沈喜壽許頊韓應寅都承旨柳夢寅注書金時讓共入龍遺教上
寢門而臥加龍袍掛玉帶於上氣絶已久諸臣舉哀承傳色金鳳來
傳中宮命曰啓字御寶送于東宮又傳一封書曰去冬上疾危急時
所奉書也外書遺東宮内則曰視同氣如子在時人有讒之者慎勿
聽之敢以此托之既入又以一封書來傳外面書柳韓申許朴徐韓永慶
應寅欽筬東亮渻浚謙也 内則曰不穀忝位負罪臣民若隕淵谷今忽得大病惛

極有數死生有命如晝夜之必然夫何復恨但大君幼稚未見長成以此
耿ゝ乎百歲後人心難測萬有那說願諸公愛護扶持敢以此托之亦
各書下忘之初二日世子具冕服即位與翰林崔有源受朴承宗風旨倡即
日即位之論卒同僚請于大臣柳永慶執不可再三請至引宋理宗故事
命考實錄惟成宗即日即位而睿宗子齊安大君琄幼貞熹王后特
賢而立成宗有兄月山大君故即日即位與今時勢不同而大臣莫敢違
申時世子即位于西廳百官陳賀已成服後完山君李軒上疏請永慶
罪嶺南金應成姜遴等繼之臺諫論竄永慶放於慶興賜死全
繼之已以李元翼為領相李恒福為左議政沈喜壽為右議政上疾甚
漸謂世子曰李元翼可任大事故首起用之元翼上劄曰廉恥勢利相
為輕重廉恥重者不求苟合勢利重者鑽刺干進人君與其干進之徒

四十一年戊申前參判鄭仁弘在嶺南上疏曰臣聞前冬上有傳位之下教而
柳永慶揮斥原任大臣累上防啓至於中宮下諺旨之教便回啓曰今日之
傳教實出於羣情外臺諫啓辭不聞政院史官又因秘聖旨令相柳永慶
未知有何陰秘不測之謀不欲人知至於此國君有政貳君監國撫軍古今
通規原其心則異時將欲自爲彌遠而濟王我東宮也原任之放逐如羣羊
臺諫之不言永慶之爪牙也大臣之循默永慶之羽翼也政院史官之秘
聖旨永慶之腹心也臣見賊殿下之父子者永慶也亡殿下之宗社者永慶
也疏入不踏啓字而下永慶上疏自明答曰仁弘之疏有如失性之爲人臣豈以
追舊君爲能事卿其安心李挺元請治永慶謀危東宮之罪答曰雖欲
爾爲此疏天日在上直陳無隱備忘記鄭仁弘欲令世子速受諸侯之子
必受天子命方可謂世子今世子未受冊封一朝遽受傳位萬一天朝

詰之曰汝國之所謂世子天朝未許封而汝王私自傳位汝王之職亦天子
之職非汝王之所自擅世子何敢自受之無乃中間有所以然之故耶複
加不測之名於世子而詰問則大臣將何以結末耶予則將以一身之間
欺退而謂國大臣豈可不為周便而但以詐退爲君爲不忍而已乎
令因仁弘之疏上而予心不安夜不能寐授晝則食不下咽而大臣其謀
皆不安其職可謂無前之大變也政院知悉已命嶺南疏儒下獄鄭仁
弘等還李爾瞻甲山李慶全江界遠竄大司諫李敬元等論慶
全有臨等作此搆捏之言逼于仁弘使之上疏并請遠竄依啓玉堂
劄略曰永慶作相七年為失志者所嫉於爲戴守之懸中為聖壓
之榜終受與店傍之事竟不得遂又令拈出啓辭一端做出無根之說
傳播中外假仁弘之手隱成悲慘之謀又囑捏元等表裏相應傳

制而不啓上謂左右曰是怒徵將在朕躬乎殆不起矣時上疾漸為甚人心惶
惶皆疑臨海君作變兵判朴承宗請扈衛本宮上以密甲詔於大臣令
府相柳永慶謂諸大臣今下密甲只招時任他大臣皆出上下傳位教令相
柳永慶及與左相許頊右相韓應寅回啓曰今茲傳教出於群情之外國人
皆言永慶有二心焉乙上遂禁中畫巖上王竹老經風霜摧折槁枯之狀
而惡竹自王竹傍抽出枝葉茂盛廣占盤石屈曲盤結一嫩芽自巖上王
竹正幹中抽出稚枝嫩葉雖未壯盛繚繞正筍有干霄靈月之象一日上
引見李德馨李恒福柳永慶李弘老等以畫竹示之皆不曉聖意但頓
首稱神而已而永慶俛首無言李弘老獨為羞慚之態頻頻拭淚上引弘
老入卧內弘老須臾痛曰臣不忍見殿下今日之光境也蓋上以王竹自比惡
竹比光海正筍比大君也一日諸王子及駙馬同詣問安上手書惡戚朐矣

四寺以示之汝等醉見否諸人相顧不能對命還入宮從容教曰昨日世子來
予於病中無聊欲見其書給紙筆使書之不肯再三強之終不書之人
子悅視之道無所不用是果何意而然耶多下未安之教及退一人直銘
柳自新之家具言傳教之說使達于東宮他日其人詣于東宮東宮屏人問
曰頃日問安時殿下有何下教耶對曰雖有下教既無轉達于東宮之教
父子間傳言且不敢為況天王家耶邸下若欲聞之則只當益致其誠孝
而已不必聞知大煩入聽聞光海甚恨之矣○上自兵亂以來憂勞成疾久
癈視朝中宮手書諺教下有聽諭以傳位世子之意令相柳永慶密
啓防之揮斥他相使不得與聞時大君生纔數歲光海宮慎自用上知其
將不克負荷有易樹之意故永慶承順上意以防傳位之教○六月湖
西嶺南如鵝卵隕殺草木鳥獸北道霜雪凛如隆冬

封誼處支邦自將獻念共分遣偵預探馳走天朝將左右以啓李世道
慮仍獻綿紬二十端黃石紬七端花紋席十張土扇二百張々兩司啓畧曰
定遠君宮奴與河原君家奴相鬪鬪入河原之家無數作乱打破家產
河東夫人同知所措使諸婢僕環圍之際定遠宮奴驅出拘鎖於窯門洞
人家寧提君亨岭等聞變馳到哀乞猶不開門乃奔造定遠則不為救
怒勅々夜有不手之意亨岭等號泣請釋堇得脫悸河東夫人乃大院
君家婦於定遠為伯母猶堪仍循不有人理請罷職其宮奴鞫治啓曰
此事駭悖當察而處之倫忘記兩家奴僕相鬪不過自中一不關之事夫
人為因奴輩之助至於親率女婢夜間徒步歷通衢走入他家遂為
所拘禮婦人晝不遊庭不下堂今乃至此以辱我家念家有廟主又有
亡兄神主乎夜棄置而出此時神靈何所倚而得無悲恐且驚於冥共々之

中宗直欲斬吳而不可得仍令有司治係等宮奴為諸王子戒己大關有
壁書之變列書時宰宦官宮人之姓名交通淫亂之事即付匿名懸之
有排鞫律肆被訊者甚衆不待證備上以為儒生不可排訊亦命放釋已
金鋐信回自日本縛送二倭請是犯陵賊三省推鞫倭供曰頗我係壬辰
則兒童安能擬讀乎命大臣議尹承勳以為以此兒犯陵賊是欺侮神明
上堅責之斬其使于市柳永慶觀上意請告廟不果於回家康處
代於我非讐可許和
四十年丁未正月遣呂祐吉丁好寬慶暹使日本改通信使更為回答使及
其回答也關伯答書云三使不遠千里命此海陸受我好我何存疑於之
志乎以示通好許和之意呂祐吉等畏劫不敢辨而來己十月是星坐紫
微垣自台歷至于下台上令日官攷諸微垣有司以玉體不豫固有長一款

為國則殆矣易曰通天下之志惟幾能成天下之務為治莫先於開言路
惟忠言逆耳佞言順耳能察於逆耳順耳而取舍之處乎得矣朝廷
為正路宮禁為私徑正路易見私徑難示願肅宮禁以昭清明之國恤
時軍丁八千例徵諸道禮判李廷龜建白自今為始調用防民之十
二日三司崔有源閔德男尹孝全李士慶任章等啓曰臨海君珒
陰畜異志私藏軍器陰養死士自行王遊豫之時締結名將招集
武士潛圖不軌及其賓天之日未發喪前出時出去其第移時始還
顯有指揮家兵之狀今在咫尺之地托以營造鐵椎鏢刀累以空石
多數入之不測之福迫在朝夕請流之絕島答曰予兄豈有如此之理
請大臣議處請流絕島初命出于闕外兩司并啓李山海請流絕
島李德馨李恒福議齊同亦絕島無間遠近終始保全乃聖上之

至德乃令宣傳官移置喬桐。安置柳永慶金大來張應 李弘老
懋李效元成俊耇等。鞫臨海獄于逆人高彥伯朴名賢等及宮奴
於軍器寺彥伯名賢聞說道楊鶴棲西興君鴻山君雲原正守山守
等皆杖死武人河大謙以臨海妻族獨証服成獄始諫請正臨海之罪
三月大司憲鄭逑上疏曰殿下同氣中與之同胎者只有臨海先王早世兄
弟二人零丁同長殿下至情有所不忍獄不必盡問罪不必盡加法不
必盡施寧有不經之失而臨海不死則文帝之尺布斗粟不復議於今
日矣主不能容亦不罪之。今相李元翼呈辭繼上劄曰獄起於至親之間
恩義無盡必有定見倘非自上回罪求情因情議罪開闔於常格之外無
辜之人可免於刑戮刑杖一加終無生理豈不惻然。特以鄭仁弘為判尹。
獻納任兗啓論李德馨續於討逆且曰為宗社忘死生惟鄭仁弘一

人而已。右相沈喜壽劄曰全恩之說盡於李元翼李德馨李恒
福鄭逑諸臣忠義之言嗚呼人臣事君當以大舜待象之道望
之吾君豈敢以漢文以下爲法也不肖。執義李慶全首發臨海獄
律之啓。四月司諫趙正立疏請於大妃殿以恩處義鑑前代至親乖
隔之變盡其誠孝歡愛使讒說無從相間兄弟者同受父母之氣
恩愛之情豈間彼我而勢位相逼嫌怨日積雖大舜周公有所不
免處骨肉之變不可傷恩義斷以至公勿以私意較計其間爲。
校理崔起南太學生李繁李德基等疏下成渾被誣答曰先朝
已正之論今難輕議湖南儒生高敬履等上疏曰金宏弼鄭汝昌倡
之於前趙光祖李滉繼之於後得四賢之道者成渾也兩司啓曰高
敬履只擧四賢則削去李元迪而續之以成渾悖妄甚矣永樂間饒

州人亦請關諸賢挾其書而亦之令依此例下其疏于太學而視大以
示非設息邪之意答曰依疏朴瀞哲等亦云之曰成渾之所取正者李
滉而滉之所尊者李彥迪今欲顧欲扶成渾而亦彥迪是猶伐
其葉而斧其根也已進李德馨恭王大妃奏文請降冊封制于明
旨已命相李元翼劄曰歷代王室至親之謀逆者以按律貸死爭之
按律之爭欲繫邦家之常典貸死之請欲成君父之慈二者雖
各有主而皆不背於義理臣則請貸死今為按律之論則前後異
辭請命遞職左相李恒福右相沈喜壽亦連章乞免已三月以府
院君李山海宗室順寧君景倫等逆曰請臨海按律已吏判成
泳以承旨崇黨主薦命加望以王妃表叔鄭林塘為吏判始議
謀然大邱府使鄭經世極言初政之失曰其人不典則命使加望其人

又不與則又命加望必得其人姓名然後始皆落點々殿下之任情低仰至
此而甚矣且言近来除拜不出守令邊將皆庭績云正言鄭弘翼論
相臣薦望之失任虎窺主意啓曰人主用人立賢無方經世纔納題目
之好以為擊去之計請罷浩可臣疏論虎迎合媢賢之罪主責以
偏黨虎揣々出避至有經世倡之於前弘翼和之於後可臣援鉤而起
等語遂為銓部々以鄭仁弘陞拜右贊成劄論大臣先後所言侵及己
多自今不能為國家左相李恒福劄陳全恩用法之義仍請罷免洪
出議啓曰恩法之竟并行無妨仁弘遂辭故鄉獻納任虎啓曰國之臲
阢百孔千瘡有如大厦將頹而々皆風一介出人亦不得安其位今之
國事可謂殆哉岌々九月三司合啓二凶已上庭請樹承處使之自
盡金大來李弘老賜死告廟頒赦々宗廟重修告成陳賀々慶州

牧中歷擧上疏訟其師成渾之冤忝春秉私重前罪具鞫

牆亦未前後被誣之冤且論李弘老構捏之罪々令議政李元翼

請行大同法每春秋民田一結收米八斗輸於京倉以時係給各

司私主人使貿納上供諸物此外尺布斗粟不許加徵以杜防納

十倍之弊主命先施畿甸小民稱便豪民失利

光海君諱 母恭嬪金氏 宣祖乙亥生初封光海君壬辰封世子

戊申即位荒淫無道癸亥仁祖反正放于喬桐丁丑移濟州辛巳

沒壽六十七夫人文化柳氏判尹自新女

元年己酉三月帝遣行人熊化賜祭致賻々五月喬桐別將李廷彪

毆殺臨海君

二年庚戌追崇所在母恭嬪金氏爲恭聖王后別號奉慈殿々九月

光海君

以文敬公金宏弼文獻公鄭汝昌文正公趙光祖文元公李彥迪文純
公李滉從祀文廟從太學生任叔英之疏也太學生金堉三疏請伸
成渾之冤也前承奉崔弘宇上疏請伸李潑李浩鄭介清柳夢
井曺大中之冤也白烏集泮宮群烏并逐不去
三年辛亥十月昌慶宮成王奉大妃中宮移御也十一月奉大妃殿于
貞洞別宮名慶運宮三司久曠問安請復正言鄭蘊力啓成命特
補鏡城判官李好閔劄請還收李元翼亦力救不聽也鄭仁弘以
李彥迪李滉之短其師曺植上疏詆毀兩賢太學生李擢等五百
餘人上疏訟卞仍削仁弘於儒籍持平朴汝樑為其師仁弘訴啓之王
大怒命罷出削籍者禁錮館儒空館左相李恒福曰此亡國之兆也
仍陳劄極言仁弘誣斥先賢多士不可罪之且言曺植之門無仁弘

則道傳尊仁弘之劉得詳標而罪益添之廷臣以至賢揀軍民佐成中
興請上尊號許之令禄自成川至全州從行諸臣及奉廟社上追至
之臣録衛聖功臣
四年壬子鳳山郡守申慄以其罪人金濟世金益辰等誘以禍福乃告金
直哉鄭繼世尹安性丁好恕崔有海等謀逆慄與徵寧或綾不發
得抑彭石以依阿諛容黃赫爲壻誣稱通謀赫及子宗皆被醜刑而
死繼世等得免梁樹李好讓申悅光山令趙遂守論正守李德洙等皆
以直哉子百咸之招俱被訊或竄或流柳希亮申慄及推官皆録功
爾瞻之黨夤緣論永慶弘老謀危東宮之罪以鄭仁弘李山海朴
楗李惺等並録翼社功臣已而聽上變言仁嬪在先王末年謀危
東宮遂逮定遠君義昌君光宗待命闕外聽以誣其枝黨之三月叙詩

人權韠時王妃兄希奮恃勢驕縱擧人任叔英庭對譏切諸考官欲下置落科命官沈喜壽排衆議擢置上第光海憾焉欲削科兩司爭執不得放榜竟至拔榜韠慨然作宮柳詞曰宮柳青青鶯亂飛滿城冠蓋媚春暉朝家共說昇平樂誰遣危言出布衣諸柳欲中傷而無以為辭及直哉之獄王以詩於趙守倫得而遂親鞫酷加刑訊左相李恒福進前力救得減死編配竟死東門外恒福常歎曰吾輩在位不能活一權韠烏得免殺士之名乎術人李懿信言漢都氣竭山童交河形勝宜建都王下其議李恒福曰若曰山童國綱解紐斧斤亂入今不責於紀綱而歸咎於山童為山豈不冤哉

五年癸丑四月李爾瞻嗾死囚朴應犀獄中上言延興府院君金

慘因另春永昌大爲護不輒應屏拜且與徐羊甲各屏厥流友共
抄擒李時依應誣捕致仁致衣應誣詐孔仁材仁發等停爲死交
捕擒林七賢或捕桃園結義睢後誤捕胡東萊羅開爲捕屬捕提
將捕懷開之與李昌後定計乃往捕將韓春吉家監督鄭起拜見
出之曰多有福相不久必建大功極可賀也夜令族人李春吉家齋設審
屏接之以計春吉與鄭流又盤詰應屏曰汝罪當斬依吾言若
夜以推戴永昌又引武臣中表表者以實其事非惟免死且當錄
熙應屏大喜一依其教且引李時依爲檄金處德依掠爲傳檄
其檄曰真龍起假狐先鳴真龍指永昌假狐指先海也王親鞠應
屏供曰金春羊甲等打殺銀商得大資給金以賂龍故使快爲計
使大將散金帛結交壯士乘夜犯闕先犯大殿次犯東宮擁兵

大君廢置百官會議廳啓羊甲自為頭議云云鄭浹又受承指
揮亂招鄭宗臣武臣邊應星李廷彪黃愼金尚容金光燁趙存
道趙緯韓沈光世李好議崔起南李時發安𣝕林淑等辭連被逮
遺教中七臣及內官閔存尚為舉醫御筆補寫者并被拿逮刑
訊羊甲羊甲厲聲曰殿下有三大冤欲吾等欺舉義共何謂反也
以殺兄殺弟淫蒸等語大鳴於庭拷掠應聲之世應聲呼反逆曰
渠殺吾世吾殺渠世遂歸延興同謀慈殿與聞之狀羊甲等伏誅
拿因金悌男出頒傳李坪首告囚男欲扶大君為逆初命籍贓旋有
拿命又傳敵國內多有咀呪收繫侍宮延及大妃而朴來亮招有大君
內人大作咀呪之說於是丁好寬鄭造尹訒等請議依律處斷云云陳
劄痛辭伏閤左相李恒福曰禮云內亂不與焉大臣不可為一王死

也若公三司之請不得不立異者誠恐日後發遣仁弘劃請先除
七臣以朽衰無狀異類疾餘滯歸後無事獻放歸田里什栄之幸
今相臣德馨劄曰㼁來雖穉弱已為禍本㼁死則禍根絶而國家寧
不死則人心攜貳而國家危亡有識皆歎遂處但論以謀逆年歲
未滿法不可刑法者王者之所謹守除去禍根豈無其他臣與論事
不敢為同郡述上疏引春秋將者殺侯夫之義且曰又辭聞家之也
思當隆厚自保其生之安長謝溝壑之阨寒暑不節飢飽失時其不
為疾疢所嬰之慮哉雖保其必無尺布斗粟之謠此為今日之可
憂仍繼陳致孝盡敬之意曰古之人臣以過從休地況於今之言
者乃以別處雖宜請為臣所不辭也伏願殿下特垂大人至公之義使彼明
素之公議有請於殿下何必雜以別處責外人之窺覘而生疑議哉臣

祐疏曰八歲之兒必不知謀逆之爲何事大君無一毫可殺之罪非
但一國人民之皆知之天地鬼神上亦必知之而朝廷乃開請誅之啓德
藏必不能忍如或自決則殿下將何有辭於天下後世乎玉堂李溟禧[illegible]男材
吳詰李惺劉請斬李德馨兩司請削黜答曰只削官職有頃又啓宮人證
逼大妃咀呪鞠殺大妃宮人之進士李偉卿等千二人上疏曰金悌男藉
讖謀逆世后大作咀呪外應謀逆世道已絶遂引周公之誅管蔡我朝之
芳碩又引春秋姜氏遜鄭綱目胡氏罪張柬之等語爲殺大君廢母
后之說答曰予不忍加法章令鄭造尹訒傳令偉卿疏言有當絶之
道請各處其世子令相李德馨謂左相李恒福曰此事何可一刻容
息反復開陳以待上悟因言時輩不道之狀恒福曰不可面諍勢難
異說予無聞世非春秋大義乎此事必詢大臣當於獻議中引經據

義逆段攻破國段永昌不可赦之義可也德馨欲出曰君試具草惟福

揮草示之德馨稱善。時平丁好善首發大君按法之論於是三司合

啓百官庭請啓曰凶論皆嚴討其賊爾瞻又囑三司文章請誅且

言三公宜率百官庭請令相李德馨請左相李恒福曰事將奈何恒福

曰子以首相當折此論若出置闕外則我當庭爭從之若如三司之請必

髮落手句入則不得不立異死生命也德馨曰吾之意也明日伏閤以出

置請爾瞻抗言曰朝議皆欲置辟而大臣只請出置非爲宗社慮也

時岸小屹殆禍且不測左相子姪從容言爲百口地恒福不動曰豈且從去

負君自墮名義乎吾老足矣白須言之矣有爾瞻言於王曰國家杳延

縉紳儒華麻之大起擁大君爲姓徑他日必挾而爲亂故兩司連啓請

闕之主以爲國家不可枝觸今敦庭原情淚賜死亡禮當論言許

大妃而禮判李廷龜被論叅議柳潚以為不可告訃叅判吳百齡以為
不可不告力爭未決往告台相曰國舅設以亂逆誅死而慈殿服衰
惟當自盡該曹之責而叅議力阻稽滯經日極是未安德馨執
手流涕曰君言是也以大臣意定奪速為入啓德馨論曰父子之
倫君臣之義俱係三綱婦男雖以逆首得罪宗社而慈殿之天倫
惟當自盡有司告訃進衰服進素饌朝廷一番問安似合變禮
蓋春秋子無讎母之義先儒定論今日處變不出於此傳曰婦男
既以逆死大妃服衰似有降等之端云云似是贊語予甚驚恠也
鄭造尹訒等啓曰母后逆謀之說待稽臣外應之跡現出賊招
罪宗社母道絶矣今日臣子其將以母后待之耶殿下為天地神人之
主其不可與母后同處一宮也審矣仍疏兩司以當與母后各處發

論而回啓以為重大臣持難不決朴光道神活皆主客處之論大是難
有源執義全光男持平丁好寬啓曰慈殿豈人臣所敢容議要須
參考古聖王處變之得宜者行之無憾於心然後可免後世之譏議
大諫李景奭持平李聖求皆從有源議左相李恒福遣人不肢朝
服而坐有源來見恒福曰萬代瞻仰在此一舉有源乃與二三僚堂
遂議於造朝之論已乘學生趙庭起李元忠等上疏畧曰古今天下則
君類辟之可稱道者何限而必曰堯舜者何也君不能堯舜之道自
處者不盡君道也臣不以堯舜之道引君者不盡臣道也今議者之擬
許擄文之遠猷精的於議則此宗社之禍根臣民之大關也殿下雖以天
倫同氣異於王法不同出入者也至於議廢非議之意叙乃殿下之意
殿也則不可以議之故有所輕議於其間也傳播陳疏謂議造朝引

徑同悉以叙長閣后為讒其曰母子之道絶矣者何所取也其曰顯有
當絶之者何所指也其曰將以國母待之歟者何所見也三賊固不足道也
大臣殿下之股肱而不言三司殿下之耳目而不爭政院殿下之喉舌而
順而無納誨之道臣謂大臣三司政院舉有罪也彼三賊不惟殿下之
罪人實先王之罪人非惟先王之罪人實萬古綱常之罪人不斬三賊則
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戎於伏乞以三賊出付有司明政典刑令
曰鄭造尹訒雖有過激之語有何有請斬為言乎獻納柳活擬斥處
起力救造訒玉堂李民宬丁好善吳請論造訒之罪生員鄭苗言朴
以儉等疏斥處起救偉卿等館學儒生李安貞等疏論偉卿等
曰吳日國史書之曰絶母之議起於某等而群臣不敢言駁上不之罪
則謂今日如何時耶安貞制籍門黜之生員李命達等上疏言倫

紀之賊久假過端而舉朝無人請討云〻七月檢閱嚴惺承文博士尹
檢副正字權鑁學諭羅茂春校書正字金相洞會于承文院列書疏
請黃德符等二十人罪目曰動搖國世罪關綱常〻此置大君于貞
陵洞人家八月國罪安置于江華〻鄭仁弘上疏以光武雖呂后於大廟
北庭廢世之論以張比之圖承以七臣爲張姻黨請先除鎌洪等爾臨
稽之爲訥論〻十月對難入都過市時兒童嗤侮
大年甲寅正月三陽並出白虹貫日〻二月殺永昌大君初江華府使奇
協合宦神托持安保北當之勢雖以鄭沆爲府使沆承內旨使熱火
寢房大君攀門窗緣壁而上號泣房中底甲盡裂衣血拮而死〻六月
親鞫前僉善鄭蘊大静圍籬安置初蘊見時事日亂無意一言爲
以母老然論其母勸之曰無以老我廢其志也蘊乃上疏曰以殿下之仁

聖但人倫之大義不得自由未先假手於傀儡武夫其亦為聖德之累不
其大半今之論議者一則曰禍本一則曰奇貨也固為無理之言莫甚於務
之言曰三綱五常者扶持宇宙之棟樑負安生民於衽席人而無此冠裳
而禽犢矣國而無此中華而夷狄矣其言痛切古之君子不謝一時之
利害惟論義理之當否而惓惓以倫紀之或紊君德之或虧者戒而勸
導之令議一王子未嘗有擁立之跡蒙無知識亦安有謀逆之心乎殿
下深憐童子之無知術體先王之遺教思所保護而全安之者無所不
用其極逆賊之子猶有待罪之律況於幼稚之弟乎殿下亦能如大舜
之處象焉未免為漢唐以下人君之處置未盡合理之情噫殺人者死國
法甚嚴況人無罪辜罪固因殺況殺吾君同氣之親乎臣以為不斷
鄰況殿下無何面目入先王之廟庭也嗚呼既往不可諫來猶可

追之生不相容普尊之死有憎畏者情也仁人之於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殿下於大君既無可藏之怒又無可宿之怨其死至冤路人猶且之宜命有司追復永昌之號葬以大君之禮又下哀痛之教使臣庶咸悉知殿下之本心則上可慰先王之靈下可解萬代轉聞之惑傳之後世亦將有辭矣抑臣之私有過慮又有甚於此不得不盡其說嗚呼韓琦之言曰父母慈而子孝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有可稱大妃雖或不慈於殿下而殿下安得不孝於大妃乎況璣已死復何疑間之有哉伏願自今亦絕誘邪之言杜塞交構之路或有奸邪之徒敢以不好之語役於大妃論以重律殿下亦恭爲子職不廢問安之禮毋忽視膳之誠務得慈殿之歡心重見母子之如初豈不美哉前過而能新於子嗚呼母子之間人豈易言哉設有當誅之罪如管

孰可廢之惡如呂武爲言官者先議同僚次逼他司上告大臣下詢
諸宰論議故一時陵發於啓劄乃所以重其事也鄭造尹詡丁好
寬等首發廢母殺弟之論而不議同僚不告卿宰竊發完席
之上遁焉於避嫌之中曾不如論一守令劾一庶官之猶難其心不
難知矣無自近年以來倖門大開勳名太濫貪功樂禍之徒至以
吾君至親爲自己富貴之餌譬如逐獸者擇人獨縱冀得先獲
爲人臣者豈可忍乎臣願取三人投諸遠裔不與同中國爲疏入主
大怒令禁之將鞫之奇自獻以爲不可右相鄭水竹劄言壞己身死
無可愛之福討逆方嚴有必至之患溫之不爲身利明矣繩以護
逆鞫以刑章則爲國家之不幸李元翼沈喜壽亦章申救不聽
累次庭鞫絶島安置乙全州慶基殿成太祖睟容自手壞移奉

之建欽敬閣于昌德宮瑤鑠門內此閣初刱于世宗甲寅在景福
宮康寧殿側 大提學顯宗甲寅再刱又值兵燹 至是又建三道甲貞蒯見異文
七年乙卯春王獨移住于昌德宮設分司於慶運宮嚴加防守之二月
以大妃咀呪事頒教八道以金應璧及宮人為證朴東亮為之實證
行巫於裕陵成說誘訊無實完平府院君李元翼見而憤啓陳
啟辭極不道嘆曰此事關係倫常如我老臣敢惜一死無一言即搆劄
略曰昨年儒生請罪宮官動搖大妃也其時當此國朝之議以為臺官之言
別處之事實無動搖之意至於經筵之上亦無此等語微臣始為而疑
從為而止頃者收議時將頒教事收議臣意此事係是推鞫其間曲折
非竊伏之臣所能知故不敢有所左右而不復立異矣今者道路流傳
之間聞有議論以為因此將追廢於大妃臣竊為之膽墮裂不覺撫越世不

慈子不可以不孝母子之間名位至大倫紀至重聖人人倫之至聖明之世
安有此事乎倘朝廷無此議則臣雖信道上聽先事強貼罪不可逭矣
君如父有懷必告之人臣之至情臣以先朝老臣忠不及鄭蘊死未先於
李德馨負國欺君罪合萬死答曰予甚驚駭痛不安于中不避之尊奉
百僚之朝語無異前日則卿從何處得聞如此譏說形諸文字以駭衆
聽宜直陳以對元翼啓曰自臺官發端之後國人之疑久猶未已發端
之人亦在臺諫又有頒教之舉臣之大疑以此止道路之疑以此止臣劄
實出於臣心推諸外人以爲自既死不救爲答曰不孝是何罪惡而致疑
於寡躬反信於道聽何待予反不如路人乎既云外人則有所聞而期
死不言乎何得此非於卿而致此耶卿之義在必陳於異日予之惡在何時
可消乎三啓之後傳曰予平日待完平甚厚而無故進劄動搖群情

惡名於君上流惡名於無日指誅待咎盡悖一網貿相率來恕是乎

此輩獨免乎之所為乎於是兩司論以貿君付處惟太學生洪啓禧等

三十五人鄭漢雷等四十人金存誠等七人進言請討三賊仲元黨一齊請

敢其黨之金續臣雷漢淵孝誠斷竄配已紹興學道殿上說恩曰殿下捨

天之誅孝不幸道無所之處不宜夫天理之常而或不得為人倫之變

然有不免後世之譏其為聖德之累不既大乎百行之源孝一字而已

矣慈殿雖安於殿下獨不能大解之所以奉親者事乎今之數慈殿

者一則曰先道已絶二則曰顯有當絶之惡而痛矣豈等夫對人乎而言

父母之過雖閭巷小民有不敢為而敢於吾君之前恐無倫蔑世之惡是

以不敢對閭巷小民者待吾君不敬莫大於是宜服不敬之律而律不

加焉爾當帝牽顯此臣民之所以駭血耳目痛心志者也先設消之解

之所以事瞽瞍底豫者恭為子職不見父母之非也大妃於殿下之慈
母也母子恩情天賦常性兩宮各處視膳久廢寂寞慈宮與鬼爲
隣先王之大妃托殿下者必不欺其如是殿下之心豈不惻然於中乎茲
臣子者所當遑〻汲〻知無不言乃其職也大臣無納誨之道三司有
逢迎之意無一人語及使至孝之誠心漸不克將終爲用彼大臣三司乎
伏願殿下留心於母子之情無貳於奸邪之言奉養慈殿更見如初焉
主大怒自政院招問曰自祖宗朝慈殿各處別宮非一而況今供奉無異
前日宮内亦〻無是耶則有所云〻者何意敢冒上疏章侮辱君上乎
此非有獨為必有指嗾其直陳以對瀷曰臣曰各處兩宮雖曰古有定
省之久闕亦是久例乎祖宗之各處亦〻有如今日樂指乎至於是耶之夜
則大疏二十摘達夜敲之是何事是患所敢歎引君於當道豈有侮

辱之已又立可號人指喉自肥富貴之盛武濟時年二十四抱疏而入流吏
始諾凾疏戲之曰今呈此疏不過與後別坐許復見訴辭誅眡而辭嘗誤
吏相與罷拜坐之高處拉肩迫恭歎對放疏而來再稱數有一年過
前微言曰二十稱矣至於定省之頃亦有舊例之語有一宦在傍吡咗曰
此人必死命也奈何於是大驚李覺大誅朴宗言等罪請拿問特命三
宦推鞫妻官奇自獻判禁朴承宗互相推諉終不聞坐已益山人稱鳴
國上疏數鯤昌君餘中業禧等鳴國初從洪金長生復投入北人知
而嘆與許筠業禧陽命而陰忌逆上疏言塞門洞宮有王氣而盛
昌與仁城君復尹趍有隱謀皆推鞫卒無事瓊弁分配尋進入鄭經世
李渫皆得釋業禧尹趍杖死後昌圍置奉祠自經死已閏八月恭嬪附
廟始諫爭飢李恒福請大講宋時回宋仁宗追尊李宸妃范仲淹

等為培誅不争今日培誅賢於仲淹遠矣蓋恒福之意子貢而欲尊父母

人情之所必至非關於國家治亂則不宜固爭相持以失上下和氣故也○重修

昌慶宮作慶德仁慶兩宮王深惡塞門洞王氣之說奪定遠君第作慶

德宮時宮役稠疊財竭民之惡裴明興劫民貢官納銀鐵木石腰金

頂玉連續道路市井謠曰金者玉者金耶石耶錦衣紬衣土耶木耶上自

監兵水使守令下至察訪金萬戶千兩百兩俱有定價吏議李廷元獨

政七八年富擬王公○秋申欽春川韓浚謙綠陟朴東亮峒中道付處時廢世之

議方盛鐵仁弘除七臣之議也○鄭曄李廷龜謝恩於慶運宮時除職者

畏不敢肅謝時大旱閉南門鄭曄曰不須閉門門不開則天必雨有聽聞之

大怒將啓罰或謂爾瞻曰似是一龍何可以言語殺人乎爾瞻曰龍者謫

乎○爾瞻盡逐先朝舊臣啖儒生李適上疏請追刑延興乃剖棺肆市

府夫人盧氏圍置濟州

八年丙辰六月殺海州牧使崔沂時有賂與朴承宗柳希奮爭權反南以

恭譎海西鄭文益以柳朴心腹在海州有賂欲仍此謀奪柳朴之權有權

與鄭浩男謀誘使無賴人朴希一朴以術投呈一冊子多朝士姓名而文

益之名畧於首行又書南以恭同事沂洞知其事以為誣告杖死希一等

投冊大中有賂大怒使宣傳官俞世曾偵其事監司尹訒元大儺以沂往

殺告者論罪有賂又使臺諫請鞫沂死於獄中羅緯論進子增諡徃也

死亡 光判赤楊後 金汝元天命

九年丁巳宗室晋川君晔錦山君誠胤等十九人上疏論有賂罪兩司請啓誅

慎誠胤南海遠竄々處逮宮有一醫名吉々不道之言且有動奇賍朴有具

朴應大妃罪大事之語命拈合鞫共判議啓且令金尚心討賊司果閔仁佶

上秘密疏盖以亞徽許筠所爲密疏〻筠所搆云〻李爾瞻柳希奮等會
于掌苑署約私廣昌爾瞻大北巨魁密昌緣文昌赫小北之首世稱承宗聞爾
瞻有廢母之意而未知虛實相與對話時有鳥止於庭樹承宗曰彼雖微
禽能知反哺不可輕視爾瞻然又有蜂飛過前即曰此是微虫能知君
臣之義不可輕視爾瞻然〻如初承宗知其意始與之貳時大小北相攻甚
於水火李慶全調劑兩間擬使相和柳言於李曰必去尹訒鄭造韓纘
男然後和議可成也李雖許而疑貳持兩端三五等〻皆騷然不安約竟
不成〻六月北青甲山等邑白蝶自西北入如長蛇陣三日不止〻十月許筠使
咸陽人朴慶俊上疏以府夫人盧氏濟州爲婢〻十一月嶺南儒生尹惟謙
鄭浹等首倡廢母之論許筠承望助成使金闓李茳元搢金佑成辛
光業玄應旻等唱聚無賴之徒設疏廳於驛官韓希特家招納無

籍雖類寓經邪黃廷必林夢僎李國樑李國獻金大河李乾元河仁
僎等及落講儒生逃僧係徒無籍軍保避役逃民扮作儒生膳給中服
日〻投疏或請廢囚或請誅殺并留中不下〻前後儒疏于都堂會百官議
令相奇自獻劉養吳丹路詳有子不可以不孝之語不可前後異辭俾極言
往古成敗之事以明之且示議者引經證史之誤且應力勘欲廢收議出
朝堂會宗親文武百官收議〻未竟兩司已會于中堂將論啓自獻〻故
久坐收覺諸議嘆曰廷臣若有執政論數十年可以振此直陳孝情之不
同冀回天心如今尚容乎日自許名流者亦不能抗議退遜被悍而出數世誠
李恒福病卧扶起草議曰不虞誰為殿下畫此計者君父之前非堯舜
不陳古之明訓虞舜不幸頑父嚚母常欲殺舜浚井塗廩危迫極矣
號泣慈慕不見其有不慈誠以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故春秋之義

子無與母之義況爲假也妻者是爲臣也世誠孝之重夫爲有所聞也令
方以孝治國家一邦之內將有漸化之望此言義爲至於經綸之下哉爲
令之道體舜之道克諧以孝蒸蒸以乂回怒爲慈愚臣之望也清風君
金權議曰納君無過徵臣愛君之至誠終始全恩聖上處變之大德
千載之下與舜同稱是臣區區之望司果鄭弘翼議曰古昔聖王遭人倫
之變無如虞舜而能盡處之道者亦莫如虞舜當其瞽世嫺禍欲
害者百計而舜蒸蒸爲子職則致蒸蒸之義此其所以爲人倫之至也惟我
聖上自在儲宮仁孝振聲舉國臣民咸仰錫類之化而不幸遭人倫之變
羣臣遠下風者不能贊成聖學齊襄虞舜而行議此無前之事臣竊切
惑焉伏願聖明遠法虞舜克盡誠孝兩宮之間和氣靄然則一國臣民
咸囿於仁孝之化而聖德光于萬世矣副司果李慎儀議曰書曰必有忍

乃其濟必有容德乃大凡事未有不成於容忍而敗於不容忍則事
必有悔是故凡天下巨細議論必須先察人情天理然後是非可得
以知之蓋人情悅處則是天理當然之極也人情不悅則是天理不當
然之極也今於其重其大至為難處之事如無察人情天理而專
斷行之則是天不容忍也其關係極重且大不可不慎也諺曰覆
水難救破甑不補今朝廷議論萬有一失則雖悔之其能益乎大
抵人之心即天之心也人心順則天理亦順人心不順天理亦不順伏
願親察天理快定人情則大解乾坤復見於今日矣寧花正合從
誠議曰一民愛君之心與李恒福鄭弘翼一也副司果權士恭議曰天
下之事處常易處變難常道人皆可論至於變則非權道者不
足以與此人君處事當法聖人伏念以下不足法也古之聖人遺人

倫之變而不失其為聖者以處得其道也所謂得其道者亦曰盡其
天理之當然而不害於時中之義也今時事雖在反覆商確參諸古
今合於天理宜於人情無一毫未盡然後可無憾於今日可有辭於後
矣金闓許筠韓纘男趙挺宋錫慶尹銑等主廢黜之議柳希奮朴
外宗推諉於仁弘矣於是三司請討自處李恒福北青圍籬安置鄭弘
翼㬊金德諴李愼儀韓圍籬金權安邊權士恭蟬金地粹寧遠竄
是時布衣之悖亂者或請直廢或請宜奏天朝或請數罪於宗廟而
殺之或請出置外處任其出入或請肆諸市朝希奮筠承宥暗指嗾
㨾說豎說賠朝儀者也自賢詩等律以至各司書吏軍門卒伍亡令
陳疏防民則聞為左右尹勒令部官督發而不肯聽從者或囚其妻
好多有棄家遠遁者矣

十年戊午正月憲府執義諫院大諫等合啓於發歇削尊號撤分司總責

陛啓門朝竊之論玉堂亦劄請從公論初四日右相韓孝純率百官庭請啓

曰討賊以春秋為法處廢以宗社為重惟此西宮蓄禍釀亂者籍歷觀

古今未聞茲摠十罪以陳縷縷逆議之初生令承慶承陳賀儀以搖

人心又敎宮人禱祭極貴日誦妖經以祈大福其罪一也先王違豫謂立

已出傳結構賊來衷相應投書潛通防塞傳攝其罪二也草野大

賢士患抗疏欲求其機敢圖易樹注動先王屢下嚴敎未封寄語

大賊屢請其罪三也先王昇遐詐稱未命潛使赤鷹矯奉御墨札

璣七宮同心保護冀其長成謀奪大位其罪四也密引妖巫留宿宮

内多結宮從日夜謀逆圖來宗奴潛行部署精非根宼以待後急且

使革監應奉武士欲因夜探來機恭作亂其罪五也設祭宮中反手

擬指斥聖躬有不可言者巫呪呪無所不為雞狗猪鼠狼藉宮掖犬獸
臣詐其罪六也歷勝先后穿掘陵寢造作假像已多行巫蠱往假埋
夜半書諱內侍散飼鳥雀窮辱先靈欲害聖躬其罪七也耕倭楊
撒其語不測宮婢約失其書極悖皆曰做出傳播外聞巫達之于前後
藉口所不忍聞形諸文字其罪八也黑門通書應祥被捉撒中破宇我
一納招使詐唐宮挑禍上國其罪九也多出金帛厚資於中入送倭中
陰結外援請以利害又令友黨潛通老酋欲假其勢圖立幼孽敢拒
天朝其罪十也然則武氏之罪比斯猶少趙后滅嗣方此不甚矣一國臣隣
之道有臣子不共之義唐朝數罪雖不可為漢家廢黜合從寬典伏
願聖明深思社稷大計俯循輿國輿情以去禍本幸甚答曰予以否德
賦命奇險戊申癸丑之變出於天倫何圖至于今者又出論此天乎天乎

有何罪竄謫脫屣人間遁逃海島以終餘年李爾瞻構成啓草光引
十非直以廢黜爲辭朴承宗大言曰凡庭請仍從合相之議矣仁弘以去
朝謁難命司爲議欲以此議爲不當從先罪仁弘後改其辭可也兩議相
爭至夜未決孝純以庭請未易竟從爾瞻之議直以廢黜爲降爾瞻
爲降等厲聲曰此國之大事有依違者非人臣也講定於三司遂以廢
黜爲定十九日命削朝謁二十一日命撤供上削尊號稱西宮生員金尚夏
等數百人上疏數大妃罪通文八路中外大臣韓孝純日候爾瞻之
意左參贊朴澗自爾瞻家直招政府吏出庭請令孝純不敢止已經參
楊鎬移咨請兵討老酋汪華門上撥文速揚兵進討已上月以判尹姜弘
立爲三南兩西五道都元帥平安兵使金景瑞爲副元帥李民寏李廷
男鄭應井爲文武從事官發五道兵二萬餘人弘立辭朝王崇上賞使之

觀勢向背。八月左參贊許筠伏誅筠以妖邪投入大北奴事爾瞻據高處
論招集徒黨以洛川君金闓同謀辛光業韓為腹心羽翼訛言秘說莫
知端倪風附宗楨賊鑄崖班遜生不厭之心與河仁俊等十百為群或
上疏章或廢世后或擬館學為投身之計或預出科題為登第之路投
書西宮驚惑聞聽戊午傍散書之作人心洶懼筠飛語遙報邪言某地
有逆賊某日當發恐動都民每夜使人登南山呼曰城中出避以免池魚之
禍民心遑遑莫保朝夕又粘匿名書於崇禮門禮曹佐郎奇俊格上疏
言逆來逆賊根柢實是許筠告其前後奸謀秘計乃鞫其黨河仁
俊玄應旻一一引服稱托廢世為紀闕內爾瞻恐訊筠則辭連於渠以
為仁俊等既已就服筠則別無更問直請正刑闕杖斃黃廷弼河仁俊
金闓禹經邦玄應旻李國棟等處斬辛光業朱元悰李垃等逮亂

○虜遣漢千能義

十年己未姜弘立等大軍與左營將宣川郡守金應河右營將順天郡守李一元千摠雲山郡守李繼宗永柔縣令李有吉從都督劉綎到深河將攻建州弘立至富車嶺密遣譯官金彥春入虜穴言我國與爾邦本無讐怨今此出兵迫不得已也及綎進軍應河等諸將繼之綎為虜所誘兵敗自刎死天兵敗沒一元繼宗有吉皆被殺應河以手下兵三千當胡騎六萬以精砲為前列一時放丸賊兵退卻如是者三大風忽起烟塵四塞砲矢不得發應河獨依柳樹下射殺賊矢盡以劍擊賊刀折被創死弘立等立視不救遂以軍投降○金遣人請使平安監司朴燁答書以送備邊使探其情形奏天朝

十二年庚申上國譁言我國通接胡虜遣李廷龜尹暉申湜金[illegible]

擬遣潘朝天路阻航海行陰訖使一行二十二艘夜過旅順口遇風十隻渰沒。七月神宗皇帝崩光宗卽位改元泰昌。九月光宗崩熹宗卽位改元天啓。陳慰使朴彝叙進香使柳澗郞廳斗相繼渰死。三司啓請李爾瞻李偉卿國罪安置朴昇宗遠竄韓纘男金寶鞫時已廢母后又相攻擊矣。遣滿浦僉使鄭忠信使虜中刺探虜情虜酋曰爾國謂我爲賊何也。答曰爾罪常有盜天下之心非賊而何。虜酋大笑。忠信歸語人曰是虜將有天下何但我國之憂也。中宮柳氏以諺書上疏曰吾見春秋之義隣國有患莫不相救况父母之如被寇追思壬辰天朝救我之事則感淚自零矣此非如我婦人所當與知情極當〻敢此書啓且水路來往甚危方物雖未載持但賫表文而去則聖節使冬至使皆可往矣往年不送痛悶罔極二十年至誠事大之義盡爲歸虛使臣請

官等厭避何可詳乎且以私書通允希恣極言朝論之失且勸令力陳事竟不行〻十二月皇朝遣熊廷弼以袁應泰爲經略私史輯吉史全書曰見全而官用事上疏回籍〻宗用察明識之我朝貽三百年宗社全局宗戚之自出假下恤天戒洗拂不採

十三年辛酉春許罪謫人納銀自贖卿相以下罪謫者舉從納贖任叔英以永當遠竄時不參庭請出外至是〻在庠贖親友欲與爲資叔英謝曰安有納贖免罪之任叔英乎不聽〻四月金敍金景瑞〻〻祥録彼中事情欲送本國弘立從告逆遇書〻金陷瀋陽經略袁應泰摠兵賀世賢死之復起熊廷弼爲經略〻五月館學儒生丁克瑤等三百五十餘人疏論李爾瞻罪惡及三司合啓從賊之罪既再上不報三司合啓數爾瞻十二罪疏上亦和之疏隱俱賊君之詐擬貽天朝嫁禍國家使心腹譯官用銀七百兩潛結楊使之心討好之舉不可不慮巻回自中倒戈蕭墻禍起室中干戈

非泰事也踰月停啓於是賊黨增氣始分爲中外父子而反者朴弘道奴
隷而反者命大建師育而反者李之華沈之漢咏花而反者咸夏衍心腹
反者朴浦朴侍權僖朴慶宗若鄭造尹詡纘男偉卿昇吉崔護金建
等諸賊罪惡貫盈沈之清任老之賓爾驍之任安云云軍門標下毛文龍
招進遼民夜襲鎮江城
十四年歲毛文龍陞都督來處鐵山椵島遼民來投者數十萬分處鐵
蛇梁等處遂爲巨鎮云云曺友仁以分承旨題詩院壁曰欲承無旨可能承
承旨宰御底處徵坐到黃昏簾影黑卧看蝙蝠撲紫蜓兩司交章
誣以護逆主廢母之親鞫友仁曰臣就事行殿何聽先王玉色有素令昭
舊宮遺跡自生悲感率意而作非有他意及受刑楓呼念先王三字滿
獄二年反正後得釋云云十二月有賢纘男等相與謀曰西宮若在我輩十

無葬地迺詔偉卿等曰無勝不良其如先事白大衍遁來江治乃執除
夕托以雜戲卒當鼓噪入處進宮持兆大妃是夜初昏大妃曾從先王
告以賊來不避則死賛而從言宮人以學宮人曰先靈未諭之詞以身
代之替臥寢殿大妃從之避于院中而已賊入宮々人被兵今相朴承宗聞
亦騎往西宮驅逐之以故大衍莘不得窮搜大妃免禍實由承宗之力也

九月江水合氷々南草自今年始行

十五年癸亥正月正言韓惟翔啓曰李貴金自點等各當扶護西宮之
論禍為不逞請預圖之主方與金尚宮遊讌苑尚宮抵主手大噱曰外議
良可咍哉之自點金書房可惜人也安有此謀主曰徐當從其以無形之
言枉害忠良益李貴之女即自點之弟自兼之妻早寡為尼入宮為
金尚宮養女欲納銀訴究得免李貴自點之敗啓也李廷龜見如希

奮極言李貴爲國盡忠必無他意希奮惻然此事得己巳二月二十八日夜二
更蒼赤氣自坤方向天中相持四更東南亦然三月十一日午時乾方天地俱
震々主昏淫賊德崇信奸回彝倫斁絕生民塗炭前江界府使金瑬汝
岉之子處廢母時不參庭請特命郭外中砬于景禎往訪瑬出謂曰天下安
有無母之國乎吾二人之父同死於國今國危如此不能救何以見二父於
地下乎景禎扼腕曰此吾意積也有言敢不同死瑬曰當以定策為先景
禎曰綾陽君神聖英武天其將建遂定計前佐郎崔鳴吉布衣金自
點沈器遠合謀李貴適拜平山府使李曙為長湍府使貴以景禎為
中軍令相朴承宗啓其跋扈之狀點為曉星之別將約以冬間舉事謀頗
泄主疑大北欲陷中北置而不問所上疏書留中不下蓋自點從中宣力故
也以機事已泄遂定舉事之期以三月十二日定日以瑬為大將時李适

為兵使來赴溫陽黃善以密諜送咨此同之李惟弘子而敍聞楊其于朴
承宗請闕告變請設鞫部十二日午時延主方醉麻花餅答曰明日為之
溫聞告變送趙來昔元斗杓沈器遠馳見于家曰何其驚乎溫曰方待
令佾器遠曰其將來乎待得乎到此十分地頭何忍今命溫大令出之其
戎服馳到慕華館器遠聚家僮武士三百餘人設大將座率諸將羅
拜號令軍中此後論沙峴溫之後至是以此也元斗杓朴惟明李廓等
為先鋒先已到弘濟院李适率軍官二十餘人往待之李貴金自點宋
英望韓嶠等各募數百人來後陽存出次弘濟院張維來待告變溫
捕四臣諸軍聞之頗懈將潰散李貴謂适曰諸大將不來事已至此今出
為大將然後軍心可鎮自我以下違君節度者斬遂以适為大將領諸軍
适啟此從之授江甲於其軍官以所募兵各數百分給諸將帖付承傳

以義之厳未部五軍官始定夜分後瑬始来到坐于别處傳令招速速
大怒不欲往貴力勸往會這曰兵法後至者斬瑬曰先至者亦斬左右解所
時長湍軍過期不来人心惶惑綾城君親候於延曙率兵六百餘名来會
大約千餘名於是瑬来部伍各卒以進以金自點沈器遠崔明吉宋
英望申景禛為前鋒夜二更鼓進薄彰義門使力士申汝亮破持
鐵椎撞破城門宣傳官以門鎖摘奸来到前軍斬之鼓噪而進至中
學枝吹天鵝吹天鵝聲夜已三鼓直至昌德宮門外訓將李興立中
軍李廓結陣笆子橋迎拜馬前承宗甫賢等坐臨局方鞠而欲闖
軍聲皆眺而走金虎門守門將朴孝立開門迎入軍人放火積柴盡
擧義諸人與家人約回宮中火不起皆走投水故以火報之前軍直至仁
政殿主與世子侄及内侍數十人奔向北苑小門金尚宮開門牽馬而来

主騎尉潘同監松見入醫官鄭楷家於是迎入綾城君於仁政殿以未
及受命於大妃只於殿陛坐繩床而見羣臣時廢主不知去處諸賊未
及執捕分軍守各門令入直臣僚下庭拜賀兵判權縉以下皆顛倒四拜
惟都承旨李德泂校理尹知敬植立不拜左右促之德泂曰爲人臣豈可
不知而遽拜乎左右曰綾城君奉大妃舉義反正耳知敬曰然則何以燒
焚宮舍曰軍卒失火非故放也二人諾然曰前王何以處之曰廢罪錦重
待而不死二人遂四拜李明漢推拜王曰以爾爲校理其與張維同撰教書
明漢卽起諾之維驚曰位號未定有此除拜乎遂退前請改許之時持
羅滿人心疑懼西宮之幽閉至久年人心憤惋義士報訣李貴曰此事光
明正大反正之日以義兵守闕王上親往西宮面陳舉義之由請奉慈殿
幸昌德宮正位坤極後招光海數其罪而廢之冊立王上然後名正言順

矣諸議以為迭調而不從李時昉請進問安於慶運宮王入御仁政殿月

始先遣金自點問安鄭胞到慶運宮內門招內官啓以反正之意大妃疑之

下教十月幽閉無人問安有是何人乃於半夜無承旨史官而如是直啓乎

時坐王已死埋於墻下耳蓋反正出於意外故疑其又奪永昌事而有教也

命承旨閔護又以此意陳啓書入來姓名終無下答李貴盛備儀禮痛

哭於門外招承侍色陳啓仍請奉往答曰誰為此舉而乃請往耶及下宸

翰之教承旨洪瑞鳳以問安來啓大妃大怒下教曰承旨以誰命使於予外

已為自立招予何為貴權辭以對曰未受命故只備大將豈有自立之理

乎所謂承旨曰乃前承旨也大妃似有解悟之意貴固請奉往答曰罪人

父子有睽父子及諸黨並梟示然後當出宮貴曰罪人已嘗在君位不

可輕易處之有睽等搜捕當稟旨處之貴送子時白力陳不可不親進

之意王又遣李廷寵請出則大妃教不敢曰豈好閒自為之有何不可而出
請予乎王知壽昌殿終不可留是日酉時始率慶運宮到門外下馬步進壽昌殿
堂舊殿拜升痛哭諸侍從皆哭大妃猶不辭王伏地待罪夜已深大妃從入
侍國寶李貴曰此時侍國寶女王將安用乎臣頭可斷寶不可入大妃下
教曰今日所為之事予未詳知書入可也貴使令大德備書音以禀且請
許曰都元帥辭後詳平罕方義共且至壽慈殿立內庭使侍女傳言於貴
曰大將何擬乎予子有親子乎從納侍國寶歟重國體無他意貴對曰臧
如聖教出御正殿策立王上而招大臣侍寶可也何女任入國寶以致人疑乎
王命左相朴弘爲奉入國寶大妃又命再入兵符啓字王召伏庭下壽殿哭
奎丞予庭陳前後艱危之狀祖宗休怳之意以及天命曆數畢以寶受之
曰好為之命大臣及都承旨奉御君入請出闕舊御別殿行策立之禮以夜

從容見諸大臣皆未入來諸王子欲入見金自點閉門不納曰此何等時諸王

子并入乎

元宗恭良敬德仁憲靖穆章孝大王諱

妃敬惠裕德仁嬪金氏宣祖庚辰六月二十二日誕降于琮福宮別殿丁

亥封定遠君甲辰錄扈聖功臣己未十二月二十九日昇遐于好賢坊寓

舍春秋四十仁祖即位追尊大院君壬申加上為王有四男章陵在金浦縣[illegible]子坐初

葬楊州郡楊里仁祖丁卯移

葬初號興慶園壬申奉陵

妃敬懿貞靖仁獻王后具氏籍綾州

左贊成贈領議政綾安府院君文懿公思孟女宣祖戊寅四月十七日

誕降初封連珠宮夫人仁祖即位進封府夫人宮號啓運宮丙寅正

月十四日昇遐于慶德宮會祥殿春秋四十九壬申追尊為王后誕三

男章陵 與大王陵同原和補 興慶園追尊章陵

嗣仁祖大王 第一 府居

二男綾原大君 倫娶文化柳氏

三男綾昌大君 佺 早卒

一男 佁 全氏出早卒

仁祖憲文烈武明肅純孝大王諱 字和伯號松窓小字[illegible]雲從龍

宣祖乙未十一月七日誕降于海州丁未村綾陽都正尋封君癸亥即位

于慶運宮己丑五月八日昇遐于昌德宮大造殿在位二十七年春秋五十五

有大男一女長陵 在坡州[illegible] [illegible]

妃明德貞順仁烈王后韓氏 籍清州

領敦寧府事西平府院君文翼公浚謙女宣祖甲午七月一日誕降原

州宮舍庚戌行嘉禮初封淸城縣夫人癸亥冊封王妃乙亥十二月九日
昇遐于昌慶宮麗暉堂春秋四十二誕四男長陵 與大王同原丙子四月十一日葬
繼妃慈懿恭愼徽獻康仁貞肅溫惠莊烈王后趙氏 籍楊州
領敦寧府事漢原府院君趙昌遠女甲子十一月七日誕降于稷山
衙戊寅冊封王妃肅宗戊辰八月二十六日昇遐于昌慶宮內班院春
秋六十五徽陵 在健元陵西岡酉坐 戊辰十二月十六日葬

仁祖

嗣孝宗大王 序居第二

一男昭顯世子 溰 配愍懷嬪姜氏衿川人 右議政碩期女 萬曆壬子生乙酉卒壽三十四 子慶善君栢早卒 子慶安君檣 女慶淑郡主

三男麟坪大君 㴭 配同福吳氏端女 四男二女

四男龍城大君 滾 以上仁烈王后誕生乙早卒

一男崇善君 澂 娶平山申氏參判全女 二男四女

二男樂善君 諱[illegible] 娶江陵金氏[illegible]

一女 以上趙女出 初封孝明翁主

元年癸亥三月十二日王以昭聖大妃懿旨即位于慶運宮設先王御座置大寶于床從上入庭上哭群臣亦哭大妃曰此宗社大慶何哭之有因命內侍奉大寶傳于上上避讓再三乃即位于別堂率百官陳賀于大妃仍受賀。廢王由後門逃出不知所向即從燕寺宮僧房達部良隅追馬與[illegible]之[illegible]往所親安國信家著白衲皮身挾三布直領麻屏[illegible]將往他處爲[illegible]所告逮捕入於內伏于慶運宮庭下大妃數其三十六罪呼喝而責之數罪之上極力誅止。頒教中外昭聖王大妃若曰天生蒸民樹之后辟其欲叙彝倫立經紀上奉宗廟下安黎庶也宣祖大王不幸無嫡嗣一時之擇越次長之序以光海爲儲副既在東宮失德彰著宣廟晚年頗有悔

恨及至嗣位之後反道悖理罔有紀極姑擧大者予雖不德受天子之誥命
爲先王之配儷母儀一國積有年載則夫爲宣廟之子者不得不以予爲
母而光海聽信讒賊自生猜隙刑戮我父母魚肉我宗族懷中孺子奪而
殺之幽閉困辱無復人理是蓋逞憾於先王又何有於未亡人至若戕兄殺
弟屠戮諸侄擇殺庶母累起大獄毒痛無辜毁民家數千區刱建兩
闕土木之役十年未已先朝耆舊斥逐殆盡惟嬖昵婦寺逢惡讒慝之徒
是崇是信政以賄成昏墨盈朝輦金市官有同駔儈賦役繁重誅求
無厭民不堪命嗷嗷塗炭宗社之危若綴旒焉不惟是也我國服事天
朝二百餘載義則君臣恩猶父子壬辰再造之功萬世不可忘也先王臨御四
十年至誠事大平生未嘗背西而坐光海忘恩背德罔畏天命陰懷貳心
輸款奴夷己未之役密敎帥臣觀變向背卒致全師投虜流醜四海王

人之來拘因而亂兵不意寧社生禍屢降無忌憚師使我被災之禍不已
貪戮暴狀胸痛心疾首胡可勝夫臧天理戮彝倫上以得罪於宗廟下以結
怨於萬姓罪惡至此甚以國君子民居祖宗之天位奉宗廟之神靈乎茲
以後之綏陽君諱宣祖太王之孫定遠君第一子聰明仁孝有非常之
表宣廟奇愛之眷之隆之命名之義厥有微旨憑几之際握手歎嗟
意深重異於諸孫今者奮發大義討平宮亂既予因厲復于位彝倫化
得承宗祀再安功德甚盛神人所佯可即大位以繼宣祖大王之後丹天人
冊我為王妃故茲教示想宜知悉以逆魁等罪揭示朝堂頒敎八方云云
若曰予荷天地之休祖宗之靈平定內亂祗奉慈殿剗剔凶穢而持境土
再安宗社復正彝倫元惡大憝之由宗為首者今既顯戮籍街復告廟
祀益屬神人之感快用敷錫于中外凡厥在庭臣僚暨耆舊民人欽乎道

魋爾驕奸臣之後市井之徒妖狐毒虺鍾而成性林甫秦檜合爲一人
詐行欺世旌表其門以爲孝子全昧大義剽竊經文自以爲能文自
筮仕之初已有攪亂之漸入有佞己者謟笑而迎譽有勝己者陽慕
而陰中宣廟燭其奸狀屏黜多年積惡宣廟有同私嬖竊交
仁弘謀進昏朝用賂結婚交通宮掖及其權勢已成陰懷篡奪謀
延逆獄以專生殺之權與賊鈎金闓等無賴之徒結爲心腹日夜謀
議如蛛申懍於鳳山揑成永昌之獄追刑之酷及於國舅逼殺之慘忍
於孫子陰送世曾抒延海獄崔沂忠告之言赤族株黑死徒殆過數
百僚賊鈎逆之發乃換面而告変要掩其跡自按其獄南門之榜賊鈎
自製耕後之檄應曰天所作仁後之招狼藉前後而搨前儒疑辭御制
諸臣一不究詰掩口經殺天日難欺路人所知至於仇景祿朴敬立郎

有宗門醜成近謀聚報錄械諸指路在乃使元靖之妖厚賂鎮帥而
竊負而逃事已既發該當待命圍之威氣自誇忠厚三藏賊因白日逃
出金者往捕而不給古今天下寧有是乎以文衡把握人才以科舉
爲講引而悖原植於堂之註未解箴之諸子皆擬寬科不識字之
村氓賭餅膝仕士大夫講經頒出題及第擧國奔波有同師亦論媚
崇之鄰則上者冒貶砥陵寢之木出懸軺載兩宮往娛之役過十年而未
完五家借則之排編一洞而建雲一國工匠全集其門四方財賓山積
其在怙侈倚奔富踰李氏而人或頌亦被之僉從民春人毒如線手
而人反稱下士之恭及其麾曰齊微萬人共指宗臧誅之其野抗拿財
京來入闕白晝隨至或杖或囚不知其幾或指爲某人所竊某人所藏
者悍動如欺負氣顧視四方奔走成群時聞則謂之張弓挾矢誰阿

逆獄參抗之戾後起漢黨之錮將網唐招義禮之徒自製頌參之章
熒惑君心藉制館學人皆重足莫保朝夕使元老遜荒賢相流竄忠
良屏逐妖黨布列綱銀除拜盡屬生民憔悴動諭上遠講無皆君之心
志黜皆君之手足定其密形極凶惡之罪擢髮難悉至於大倫則尤不
忍言廢嫉母后陰啟昏君收議之際倡說廷臣九背之以死論之以利至曰
慮廟數罪雖不可爲漢之庭廢黜盡從寬典乃擁閉數議厥十罪使錯
學通文八方嘵嘵臣子數罪國無是可忍也以廢出尚云寬典將欲何爲也
關之屏至於十年神人之痛胡至此極霜堅冰所由者矣食土含血人得
以誅之逆魁鄭仁弘蛇蝎之性鬼蜮爲心始雖逃名林下特一宗家強黨中
爲托其義兵武斷鄉曲收聚頑鈍之徒私倡說性之學李彥迪李滉
東方大賢儒疏亦不遺餘力鄭以侵李大期直言被罪而不忘不赦士

論議慎與賊匪爾瞻素不守分者迭相推為盜採山野肯擄再擄導
皆宜又以刑獄偽流言以論侯社出入廟之謬誤曾數年力證出之言
贊成終勸上奏遂先薦施文用風水之說竟起土木之役發兵之擾擾剝
肆尼特大君於國中頽大倫之甚者倡先廢後奉之議至此亦甚矣
且以不共戴天之讐不忍之禍決於此云使綱常斁絕人理晦塞人之為害
至於此極矣以不滅天必有待今日逆賊韓纘男鄭造李偉卿尹訒等皆
爾瞻之奴隸也腹心也其交通宮掖作奸中外貪忌縱恣之狀與爾瞻無異論
獄之際倡男尋主而廢母之論或自密府而投疏或自宮闕而首發同惡相
濟厥罪惟均諸命李爾瞻鄭仁弘韓纘男鄭造李偉卿尹訒等凌遲處
斬傳首四方籍沒孥坐破屋瀦澤等事依律施行其餘或誅竄其身
或流放四裔并從惟輕之律務從寬同之典邦有常憲乎宜將此意

推曠蕩之恩開示勸懲之方於戲惟其所以宜思禍之門咸與維新共躋仁
壽之役○是時兵曹叅判朴昇老在闕中上命斬之又斬朴弘道白大珩鄭
夢麟姜益文尹天生於軍門金尚宦自殺○遣左承郎山立禮曹叅議睦
大欽乃中宮奉迎府夫人盧氏于濟州○朴承宗及臣之夕自剔座逃還與
其子京畿監司自興走楊州令牧使朴安禮水原府使趙有道起兵追捕
朝廷遣中景蔭馳諭罷兵承宗自興撥死墳上書之衣中曰事君無狀
致有今日以何面目見先王於地下乎將投水不果至果川三幕寺縊死○
甯姪在脩爲聞軍發辛其諸子踰城至漢江著草笠身擔走至吏
部說軍校追捕拿來遂并其子弘烽益烽又韓希吉朴麟孫羅僖
趙巃壽鍾街陳前百官拿出遠斬○削其社庭逕字雞等○遂廢
主乃廢妃柳氏廢世子禋廢嬪朴氏于江華使判尹李退貶押鄭時

告於大臣曰廢王雖自絶於天若臣曾所北面當奚送左右安之命後
廢朝寃死人永昌大君㼁晉陵君泰慶延興府院君金悌男贈其本
孝男官爵內官金鳳問存賞亦復爵贈祭 上尊大妃移御于昌慶宮
 上親政以李元翼為領議政申欽為吏曹判書兼大提學韓浚謙為領
敦寧李廷龜為禮曹判書徐渻為刑判吳允謙為大司憲鄭經世為副
提學尹昉贊成鄭弘翼大司成李睟光承旨金德誠執義金長生李命
俊掌令鄭蘊獻納張維李植吏郎 領議政李元翼入京肅謝時年七
十七命二宦侍扶腋上殿曰當今急務得人為先卿久在於鄉閭有遺逸
之士否對曰上所進用皆賢能之士賢材自當輩出豈有遺逸之事為之論而
為治哉乃請廢王全恩以從同治又曰勤覺學以清本源亦無私以正服人
上嘉納之 大妃必欲殺廢王廷臣皆曰可殺李元翼泣曰光海自絶于天其

鹿囿當至於殺之則夫臣既已服事當自此去矣上曰當保全矣々四月百官序
主誅鄭仁弘又斬李元燁柳希奮李覺李挺元等十人々上問左右曰罪人
緣坐之律以誅族為後者用法欺輕何如皆曰至當大司諫吳允謙曰父子之
倫豈以逆後有問乎如是則天下父子之倫滅矣上悟曰卿言是矣々命禁各
道調度使金純獻逆應親金忠輔尚虞劉夢玉江原宋毅臣罪全及朴宗胄即其
所在梟首以謝民怨々下諭都元帥梟首平壤監司朴燁于平壤々錄諸
社功臣金瑬等五十一人及臣翌日上會舉義諸臣議事李貴曰昨日之功
李适見多當為兵判适避席曰臣有何功只臨事不避而已昨日金瑬讓坐
臣欲斬之李貴力止故未果矣滿庭失色上饋舉義諸臣及將士於慕華
館將定坐次李貴以扈衛大將坐於此金瑬以舉義大將坐貴上适嫌坐
瑬下却立睨視曰我是崇秩也李大將命々即制吾等此坐可也金大將有何

胡勞世於吾上乎然後備々責諸々辭之遠念無號而遠既無遠事々相符
自以爲罪在一二功亦自負而欲居二等于第某某義而不得祿位身以文官又
不得職快々意憤到挾擧怪世人任席謂功勝々賞德勝々官之說日甚耳
宜賞不宜官修撰趙誠立曰勳臣自勳臣士類自士類於是李貴斥誠
曰兩臣所言如此臣將退去上命誠立謝其失言而後退以遠爲平安兵使
兼副元帥以閑西有警故也乙追尊定遠君爲大院君遠珠郡夫人爲夫人
移奉于慶興宮改稱毓慶宮々特設成均司業以待遺逸以金長生張顯
光爲之乙卯世子冠與其妻朴氏自闕內掘地鎭穴爲定本所授朴氏日後以記
兩司請斬冠以義其答曰斯之以義是何言冠之罪大不得甚甚想其情狀
豈不矜惻頃在廢朝備嘗內之艱難無護嚴峙其人之事乎不料今日復
見此事而至如此之論係金姓名母還乎原司諫鄭蘊啓曰廢東宮

進出之夜言之實心為宗社者固將許之不暇而臣之愚意以為輔導乎君德
終是今聞亦是君子之職分廢朝胃由之變識如聖教人心之叛天命之
絶職亦免由此今日之幸與此雖異其聖德之積無異其益其無關乎殿下
當初遜之之道既已曲念無憾則可不思所以善終之方而為萬世綱紀
乎昨暮追來免隨參後見聖祕愚衷自激不能堅執初見幾誤聖德
之罪大矣副提學鄭經世劄陳聖德大累李貴發啓請速遜位命議
大臣尹昉議請使自盡命依議施行金長生與金瑬李貴書曰廢朝數
滅倫紀自取禍孽君臨有年廢世子雖無實德過惡未著並皆容護
實德世義貫唯諸公終始周旋使聖德無玷可乎柩竟自縊死廢妃
柳氏亦於江華謫中命以禮葬之上親政吏判吳允謙以吳姓人首擬初仕
上問之對曰臣之族人奉臣先祖祀人之可堪故擬之上即點之其人致乎豊醞

允謙辭伏豈避上問其故對曰國家之是以臣以私人惟望而上又拘臣顏面

落上上下俱失不亡而何上和顏而受之已命改修宗廟實錄初李恒福李廷

龜撰定而李尚毅撰載其對初草亦而改之顛倒是非故有是命更當啓

真宗被罪人李植洪趙震延李安真鄭復等捕治金全孝性諸從貴

有學行儒士成文濬柳袗洪可順朴應美姜鶴年趙絅金山李

有謙 [illegible] 除許暘趙恭立沈諧李葉元趙守性金靖朴知誠等不

次維用沈光世白上曰任叔英皆被從金地梓皆坐士言廢黜宜陞品

上許之叔英入對曰臣之向日被黜初非直言金地梓丁巳獻議未爲

殊異豈宜陞爾上允之已遣李慶全尹暄齎大妃答文請封典已大妃

賜達城尉徐景霌書曰卿閉戶杜門之事何日忘之其時不避禍

今日卿之義氣可貴可嘉予不忘之意卿何如之矣此是亦不之物以表予

意近日苦寒一飲甚再又賜奴婢〻李元翼與諸獄陳曰之杭以充軍〻額之
閑杜防納之弊又言國用浩繁宜先裁省量入為出設省廳擇堂郎一
人爲管攝之〻後成渾官爵仍賜李珥成渾〻祭命致祭于權韠趙守倫
崔沂黃赫諸人〻以張晚為都元帥〻以李貴為御營使初於摠戎廳送御
營軍二哨置使設營〻毀光海所建仁慶宮〻初議時欲推宗室中有德
望者綾陽君有天日之表可為神人之主聞于錦陽尉朴瀰〻志對置哉
後與綾城君曰殿下若念朴某之語亦人不廣顧念之上曰是擇君之日志
宣令懷特除惠民提調
二年甲子正月文晦李祐權盼等上變告李适與奇自獻等謀不軌時旧臣
等疑人心不服廣開告密之門晦等告前令相奇自獻府院君時告同知
金有章前參議尹守謙前兵使玄楫韓汝吉柳公亮李潝等與李适

韓明璉適子韓謙逆上親大臣功臣議之金瑬以爲适必不反李貴確言以爲必反爭於上前貴怒曰金瑬同謀故稱寃諸臣皆以貴爲妄上只命拿栴及自獻等下獄貴曰使适無反謀則已不然其父持兵在外而還其子豈肯俛首就命乎不如許适逆有言則俾還任有何不可不從

二十二日安州兵使李适龜城府使韓明璉殺使臣舉兵叛禁府都事高德祥沈大臨宣傳官金芝天等以拿栴及明璉子潤潤到寧邊時适手下兵一萬二千降倭百三十素號精銳聞都事來到适與其徒李守白奇益獻崔德雲李摠謀曰我只有一子將伏斧鑕豈有事父而殺子璉子若況不死則已安能俛首就戮乎益獻等同聲言莫如投檄移文明璉同舉兵适拔劍曰敢違者斬於是城內府件開門納都事宣傳官斬之一陣震怖期以明日發兵時元帥張晚鎮平壤适遣書中軍南以

興寧宮南斗傍以興不發封上疏聞見則列書南以興柳孝傑朴震英其
詩曰聖明在上群凶滿朝將清君側之惡盖違忠此諸人欲行間於帥府也
既具以上聞傳令列邑使提兵分守塞垣以斷賊路适率衆數萬以降倭
先鋒即日行軍不由安州取慈山路向京城至順天其將李胤緒柳舜懋
李愼李珉等率卒所府來投元帥胤緒見元帥慷慨曰我為將賊中不
能斬賊使賊將貽何面目立於世遂自刎死适聞諸人歸順大懼不敢入宿
官府一夜屢易其所慕死士八人使刺元帥及适使被執元帥皆縱之乙亥
四日适反報至京城中震駭共判金瑬既保其不反大懼請亟誅被逮人
自獻等以絶內應上問左相申欽之曰在繫不容遲知須得實處之僉李
之事尤不可不慎贊成李貴力言被逮之人多是位高宰臣安有與适同
謀圖事雖危機體不可不顧至於自獻立節於大倫何可不示為戮之乎

功臣并錄遂申請不已上允之遂與大將軍申景禛夜半往斬李時言等三
十七人於弘化門外又遣知義禁徐渻往斬在獄者李泰等二十八人于
市下金元亮于獄初元亮深信适父子及适見其請以百口保之及書至
金自點啓因元亮裂衣與書亦見不得上自點曰叛士之名亦自當之遂斬
之李貴言於上曰奇自獻立節昏朝今被混戮請以表其寃平人情疑
懼故事此不已如以爾頭於延謀論於自就使知朝廷意而死上不能從貴
又言大臣不可以親信擬如刀鉅遂縮之乙命誅适明璉支屬及大功親适
郊迎乞命遂軍亡以李元翼為都察使李時發為副李守一為副元帥
金瑬為摠督使崔鳴吉為副李興立朴孝立為左右防禦使守臨津
李重老李德馨守猪灘李敬與崔晛為督戰御史李貴為御營使金
慶徵沈命世副之韓汝諿為留都都體察使沈器遠為留城大將具宏

副之治京都城堞遮使李景祿為全羅兵使李薢為開城留守又命李
曙鎭於都徵八路兵八枝〻初進自負其勇惟悼鄭忠信〻〻時為安州
防御使乃令甯川府使鄭文翼守安州乃請張晩責其棄城使之戴罪
効力晩將出兵赴援將旌或言是日直星七殺兵家忌之忠信曰為有聞
父母之病擇日而行者乎且師直為壯衆大〻服以忠信為前府大將昌城
府使朴永緒為先鋒趙時俊為突騎將張暾為右協陳誠一為殿將安
夢尹為催餉官崔應一為鄉導將南以興為繼援將朴震英為別將率
搃一千八百追賊至黄州官軍敗績朴永緒被執不屈賊知官軍守要延棋
犇路至猪灘李重老李德符與宣川府使朴榮臣慈津縣令尹廷依戰
敗死賊乘勝長驅李曙軍潰於青石洞賊至臨津官軍迭敗初八日賊到
錦蹄上召諸臣議守城去邠之策鄭曄曰都城難守江都在海中不如南

幸公州收三南士馬以圖恢復上從之遂定南下之計城中悲沸初當上奉玄

殿及廟社主出崇禮門外軍中悲哀大妃雅向江都上因知所措米湯中

翊聖曰臣當奉還追至福花復招集英宗曰大妃遷回不發出須問旅大

妃若不能道當斬石首時夜已深公請速回駕大妃屬勝日未七人賴賢君

復見天日意謂太平可致乃有此夜耶翊聖乃委罪於中官崔彥恂々性

惶入請遂進發到漢江舟子中流呼不應一日官頓足江頭宣傳官尚中

素能泅水即游至江中艤付舟子得五六艘剗渡而昏到水原或請駐驆

南漢山城請或内殿入内酒廷議不一十三日車駕進駐公州新右御史林某言

初逆賊與上黨忠吉李時言子檉等募兵數千迎賊於此與之合舊

小賊出防仗鋪黃上逆之賊入據景福宮立興安君瑅爲王忠吉爲大将護

謝逆瑅々以酒肉犒軍梼翁都成使各安業在所觀之在城中排定朝廷

矣。張晚進次坡州，聞鄭忠信曰：賊有三策，使賊乘銳直渡漢江，乘輿無安處
未可知，此上策也；誇振兩西，結毛將為聲勢，朝廷未可易制，此中策也；從間道
疾趨京城，坐守空城，無能為也，此下策也。晚曰：以君計之，當出何策？忠信曰：适
銳而無謀，必出下策矣。晚欲入江都體兵，李守一曰：今日之事，宜以罷兵，以賊
臨君父耶？遂到忠隱山，令會諸將問計，忠信曰：賊犯京師，豈不能戮力罷兵？
君父播遷，吾輩罪合萬死，事急矣，毋論勝敗，一戰烏可已乎？且先據此
山，若勝，令先據鞍峴以壓城中，使賊不得不戰，必當仰攻，我乘高得便，破
之必矣。晚從之，謂忠信曰：賊不顧而南，直行向在，奈何？忠信曰：此實無計。
忠信先行，諸軍繼之，晚令行視便。忠信夜呼于衆曰：有令趣進，揚鞭疾
馳，陣于鞍峴。京畿監司李曙遣晚書曰：賊已據都城，未易擊，在西我
在東，絕其餉道，賊必窘，待南軍至，夾擊，事必萬全。諸將為然，李時白

曰不快賊在城中一日賊黨漸多何益持久曉然之欲傳令報忠信聞已
出報曉難曰勇哉忠信々々先令輕騎後將軍至大如前來暮等
李守一黃海兵使邊潝南兵使申景瑗龍川府使李希建鐵山府
使閔汝謙中軍南以興別將朴孝傑趙時俊金知李廣稷登嶺布
陣從事官金起宗督戰別遣精兵數百伏叢山石以防彰義門守一
殿之願無非殺賊々入城時留數十人守京營有京司金永男出言于
忠信曰我軍雖據勝地賊無意相爭令取京城守兵為先鋒逆擬賊
俄而戰時東風急來順風疾攻矢丸如雨官軍殊死戰宣川府使金應
雲中丸而死我軍洶懼忽轉西風賊在下風官軍勇氣百倍趁風而下風
急塵起烟沙撲面賊兵不能開々不得息官軍氣益奮自卯至巳賊將
李壤中丸而死明璉中箭會适易大旗動南以興望見大呼曰李适敗

矣賊衆大潰勢如潰堤下山奔散自相蹂躪死者不可勝數适奔將入城
都民上城觀光開敦義門昭德門以拒之官軍追擊蹂躪無不一當百适從
五六十騎由南大門走入城忠信引數十騎與李時白歘追之時白曰賊不一
當擒我其奪人功乎忠信歎曰人所不及也南以興曰不數日兩賊之首將自
至何必窮追城中多隘巷脫有得失奈何忠信曰疾雷不及掩耳疾追
不及夜遁直可以就擒以興力止之遂使朴震英伏東郊以邀賊賊皆夜出
水口門至廣安殺廣州牧使林檜忠信與李存傑追及之賊只有數十騎
适遂至利川墨房里其麾下奇益獻李守白斬适璉首走獻行在璉在
曲城觀戰見軍敗自稱元帥軍官走廣州投宿村家前縣監安士誠韓
璘執獻因帥府因之以待朝命李興立以适叛降适下獄自殺韓潤亡入
胡中餘黨悉平以适既誅張晚令諸將俟大駕還都迎候於江上鄭忠

信曰吾何敢自若有功迎駕江上惟當速歸本鎮以待朝廷處分遂還安
州後金時讓問曰聞适反棄城而避仲也忠信曰吾與适交深國人所知吾
亦人也又恐告中蒙且見今适叛而吾在傍邑爲人所疑素心雖慕忠誠
而避將以明吾之心時議歎服鞍峴之役龍山府使李希建以禍亂在
於賊陣闌賊平後即日還軍或曰何待論賞乎建曰守土之臣不得已離
次而來今已賊平後復何避四觀望乎即日引兵而去已二月二十二日車駕自
公州還京師已上之未還都前都元帥沈先遣都監大將申景禎以爲得
适人得以誅之遂縛致闕上以不待命擅殺命拿鞫已而左相朴弘耉
與其兄子元章有與謀伏誅弘耉賜死已三月錄振功臣二十九人安功
黃瀷李元老等七十餘人並加資賞從以忠信爲平安兵使兼副元帥
上旣還都群臣賜對推扶是從已停令張顯光赴召入對上問爲用之

策對曰今日之事雖在鎮定待民稍緩然後規模可立退而上疏言去賊之
本在於脩德止寇之要在於安民尚恭節儉浮華敦德化而省刑綏務
簡靜而止頻接上下大小各自奮勵一心盡誠絶袪私意恢張正道以義制
事以德出政則雖有百逆其敢有肘天之計乎上嘉納之之進復故左相
鄭澈官爵延臣畢以為言而上以事在先朝難之至是澈子宗溟訟冤
上許之之時人心不固上命趙翼作文洞諭中外畧曰光海無道倫常斁國
不容於覆載之間我殿下反正大有功於宗祀奈何逆族相繼前年七月逆
賊柳瀞等結約書名者四十人奇自獻其首也柳孝宗逃之被捉拷掠一
一自服供其所為詩歌為廢主復辟之兆八月李德男告金德元朱允大等皆
一一招服十月黃暁李有林等謀議發覺宗彬問取服今年正月文晦李祐告
奇自獻金有章等謀叛李适韓明璉起兵叛尹仁發諸賊服心也古機乃

奇自獻所作也五賊反正之機皆曰廢王當奉還也仁城當推戴也今之反正

非正也今豈痛示之夫宣祖大王追業叙而異於宗國人皆聞當初業未求請

人識見不明過於忠厚不忍暴此大惡討罪大王亦不明於天下為賊者推之

金尚憲從事先王殺後宮侍惟懼者十餘人廢甚殺戮之則當將賊者

數失殺同母及大君八歲兒此等罪惡莫待有之乎廢世殺世楊廢所

無者荒淫貪虐百姓愁也今賊徒以光海為無罪一世之人豈可欺乎今此

反正討罪也正倫也扶宗社也如青天白日無意哉可疑而以反正為不正非

可痛之甚者乎賊徒又謂廢立為正自將擊之非正也當時大臣皆光海

遺孽之臣反正之舉其可望於此輩乎又謂來夜擊之與大王當為开虐

惑宗及武朝三大將皆來夜反正宮殿之大非大殺僉人非禁人之也雖欲禁

而隨事此豈可非者乎宋王成光曰時乎光嗣世亂光功深出而為萬世不

易之論也然則雖有嫡長於殿下如是之大功不可干焉況諸王子皆非
當立者乎昔漢昭之喪霍光舍廣陵王而立武帝孫昌邑王昌邑之
廢又不立廣陵而立武帝曾孫宣帝以宣帝之立為正正者乎其然推
戴仁城又不知所據也以仁城為有人望然仁城不賢明矣仁城以河仁從
請誅慈殿之章為草野公論而請從之夫仁城不以慈殿為母則是不
以先王為父也子欲誅母非天下大逆乎文晦之告謂仁城夜入仁城宮私
議又謂凶徹所踏印在仁城宮又謂仁城徹服會自獻又謂以千金與李
時言募兵仁城之與謀明矣然則仁城今之臣子所安謝也天之所廢
誰能興之光海自絕于天而賊徒欲力勝天意其能成乎仁城推戴之
芽發覺幸速一戰敗覆而又有朴弘耉安知此後不有如弘耉者乎
平心察之必皆曉然中外大小其各知悉云仁城君珙仍量移于杆城

未幾並還當殺仁城云者諸功臣與西人合議也不當殺云者南人合議
也已殺仁城廢以李曙主其事節制水原長湍等軍務已見文龍設鎮
於身彌島改稱雲從島
三年乙丑定宗廟祧遷祭品○十二月命招大臣二品以上議璿源子孫封通
是年宣川地蒜葉有董王春三字色紅如茶○封世子注
四年丙寅正月連府夫人具氏薨上欲行三年喪禮曹啓曰為人後者為
所生父母服齊衰不杖朞主上入承大統繼宣祖合於私親之喪當服不
杖朞大臣及李貴崔鳴吉以為上繼祖非為人後宜為三年張維以為
與祖宗一體宜倣父喪母喪杖朞之制三司文學請從禮官議命從
原君稱王喪上服朞杖卒哭後用白衣翼善冠烏角之帶制○城南
漢山一名長山本温祚古都李元翼李貴建請築城命摠戎使李曙

掌其事周歲而畢移廣州治于城内仍置守禦廳摠理廣州南陽軍務

十一月司藝許穪上疏請追崇大院君朴知誠又倡其議諸功臣力言不可上曰諸人何以並生親推恩乎命停生親推贈乙立成均館廟庭碑以卞李良文刻之命李廷龜撰記乙天朝以袁崇煥為遼廣經略時年二十四歲深遠用兵如神熊廷弼死後舉朝薦而出鎮奴兒哈八戰八敗盡沒其軍恚憤疽背而死長子貴永介讓其弟弘太始而立之乙昌城雨雹如人面鼻眼皆具

五年丁卯正月金兵三萬以姜弘立為鄉導夜襲義州先使人登山呼曰城中壯士解甲出降是時府尹李莞被酒沈醉十三日初昏韓潤及服潛入城賊騎圍城潤焚軍器以應之判民開城納賊城遂陷莞判官崔夢亮皆死之乙以張晚為都元帥鄭忠信金起宗申景瑗往禦之申景禋兵出

平京旣平臨津李蟠守南漢沈光遠為都巡檢使金長生為全羅道
募使張顯光為慶尚道募使募兵勤王已賊陷漢漢山城定州牧使金
搢郭山郡守朴維健被執乞降白川府使奇協死之已朝廷逮弘立叔昔
昌君善綑及弘立妻子于匣陣弘立初信韓潤金麟等戮之說而出來
及是始知反正後善類彙征家屬無恙頗有悔意已賊至安州諭牧
使金浚降浚言然曰國家任以千城奈何臨亂偷生乎令吾人發城
呼曰我國只知戰與死不知和與降耳黎明賊乘大霧萬騎齊進被
此相持勢如風大兵使南以興與後手持頭佩與諸將登樓射賊遂
火砲作坐字樓以燃父子諸將一時焚死先是以興刺血書啓曰
孤城受圍而監司尸位擁兵不救臣等有死而已付之參使倩傳倩
虞侯朴命龍价川郡守張燉寧山縣令金尚毅泰川縣監金燾

彥孟山縣監宋德宗永柔縣監宋國南皆死之○虜嘗曰忠臣廟堂
諸臣秉節以避之司諫尹煌上疏請斬倡去邠者○虜至平壤監司尹
暄棄城遁黃海兵使丁好恕亦棄城而走朝廷震驚以金起宗爲平
安監司申景瑗爲平兵李植爲黃兵○二月而血草木盡赤○三月金
尚容爲留都大將呂祐吉爲副留都城尚容以民散難守焚御庫
及兵戶曹諸倉仍奔江都露積有糧千餘石祐吉收拾運載數百
石而去○二十七日上出幸江都領相尹昉右相吳允謙贊成李貴吏判
金瑬兵判李聖求禮判李廷龜金藎國吏參張維兵曹崔鳴吉
金自點等扈從盡釋繫囚謫人惟廢朝逆黨不論下罪己教曉諭八
方使召募義兵來赴行在鳩聚糧儲轉運軍需○命李元翼與申
欽韓俊謙奉世子南下李敏求沈器遠申翊聖柳斐然從○金兵往

平山道書議之日人去々々馬去々々又曰以魚爲米以水爲田其意謂汝去之地我亦去汝馬去處我馬亦去之處使劉海來現李貴崔鳴吉不可不從尹煌上疏曰今日之和其實降也寧爲決戰亟斬主和之人又析陽使上怒命奪職編配々劉海與弘立蘭英至行朝約以三件要和一割地二捉給文龍三借兵一萬助攻南朝仍求進見上坐榻上海不肯拜怒氣勃々張維進曰劉海無禮海即說出書示講和之意緩々不已且削去天啓年號要王子爲質和議已定尹煌啓曰我國以無名之和請於是我軍不降于上以狂言忘條制奪々大司諫李蔡啓曰弘立既稱五道都元帥張晚令出榜諭民叛逆之狀昭著矣如先斬弘立梟示藁街以折猖獗之氣又曰弘立乃降賊之叛臣自上既待而見之國家之羞辱極矣今宜官其子而慰其心乎特除知中樞臺諫爭之上曰陰謀

十年終不剃頭其志可尚不允々金尚書奉使在北京聞本國被兵具書
請救帝命袁崇煥援之來到鴨江聞已講和罷歸々對馬島聞我國
有難獻鳥銃三百柄焰硝三百斤乃請赴援々劉海之入京命宰相迎接門
下海我國晉州人本姓慎名敏父應昌海年十一入往軍冒姓劉名至是以
差官東來乞下晉州尋父不許使應昌來陽上來官以六品職以慰之以
宗室昌令陛資貢于虜中刷還被擄男萬二千人虜兵留義州六日焚
掠々還給壽自獻職牒宥釋家屬々五月遣權坫以被寇背盟事情
奏聞天朝々國用蕩竭備邊司通文京外宗親文武百官出布前布卿
儒生百姓商賈吏胥自願出布縣兵守令邊將勿論高下隨力厚薄助
拘多少上送々私立死命復官給表需政院覆逆不允々諸道營將
管束立軍兼討捕使京原咸平四道置防禦使京畿置統禦使畿

黄海三道水軍從李建昌所請遷葬定送大院君于毓慶園陰
寔與路由京城朝議以為私親之葬不宜擅過京城欲由門外治道雅鳴
吉上劄曰鷺梁山間路民屋必多且大院君雖未践位乃君父並遜都城擬
間於理有違議者皆以往過宗廟為嫌李貴劄曰士大夫喪柩皆從大
路而獨於大院君之喪避大路取邪路此何禮耶命官吏議竟由大路
初大院君之喪大𡉏中棺樹不無稍欠至是乃還葬群議欲改上曰改
棺之際必有人子所不忍見者為一時觀美使已安之體魄或不安則痛
迫之情反有大於不得用表棺之時仍而勿改只加漆而已○十月横城
人李仁居鳩集官兵作亂伏誅仁居投理繼之孫倭亂後早崇落樁
城山中為人精悍不與人往來行僻而偽仍有虚名及正後以見衆長
直除朝貴不就時朴泰秀子孝立踰從川仁居與大仕徐黨為綱首

謀復光海相與往來至是與陽和君與司僕崔晛曰吾欲起兵斬主和奸臣
出袖中疏使之特達晛以爲處士大言不以爲意即馳啓曰草野之人無
起兵何以處之其疏云臣有精兵數千先斬主和之奸臣以清君側因奉
聖旨往征虜穴以雪國恥居數日旁郡有上番軍饋之酒食誘以舉
事山峽氓雖信虛名不知爲逆遂裂衣爲旗自稱倡義大將破官軍
掠軍器撞獄門出囚徒發縣中諸色軍屯縣後縣監李擢男走原州興
牧使洪寶急調兵三道進兵賊本烏合一時逃潰仁居獨坐縣衙生擒
之及其黨與縛送京師誅之于市上議錄功勳臺諫言仁居言亂而已
無發兵事寶等無功語後大臣申欽大怒辭職仍言寶忠勇無比上
從欽議錄昭武功臣寶等六人 熹宗皇帝崩崇禎皇帝即位
六年戊辰正月柳孝立以希奮兄子謫居堤川與大北餘孽謀從光海遠

其子及重興入京締結宦官宮女約以正月十四日夜來共犯闕與守門將
謀開門直入大內前洗馬許適從父前府適在竹山知之急進入點告告
變洪瑞鳳以聞卽十四日夕也發都監設伏于三門外適來載兵器乘夜入
來皆被捉孝立及鄭斗立鄭沁許逵等就捕斬于市孝立之供仁城君珙
參預其謀聚徒宮中其殿聞之大驚下教鞫廳使嚴鞫得情上命問
禁其供李貴上劄曰洪曾立廢世之謀又搆誣恣者乃不問而殺之臣恐嚴
下區區於小人而失爲惡之道於是三司竝啓百官庭請請按法大司諫鄭
蘊上疏曰前年既爲後後年可識以前後較之所與叔訛重於永昌之當無不識
仁城之乱無頗似乎訛是訛不實乎向時請殺永昌今日之請殺仁城果訛
是訛非乎若不問義理之當否形跡之虛實一以戮治而已則逆獄之興諸
無實 仁城雖除豈無仁城况先王之子止矣殿雖不遠只在廢朝若使

廢朝不殺同氣不廢母后雖以殿下之至仁盛德不能一朝遽此位也答曰謝恩
貞之論予甚嘉悅賓廳三啓始許出置初擬濟州上以太遠置于珍島給
馬此配妻子隨往使中使護送乙錄寧社功臣許積等十八人五月洪因命祿
賜死妻孥配于濟州廢朝參判柳夢寅以中立黨也少遊成渾門下被絕命
憾及渾卒作青蠅誨附托大壯反正後來西轉徙不恒其居詩逮孝立
獄得之西山委官問何為謀逆何為之命夢寅曰光海之出也婦孺皆
知新王之盛德奴隸亦知我豈有棄聖主而復庸君之義哉且我非七
命但往西山耳委官曰西山之說我解之矣若使武王立武庚為天子哉
齊猶當入西山乎夢寅默然良久曰我嘗作孀婦詞以見志以此為罪
則死無所辭則因誦其詞曰七十老孀婦端居守空壼慣誦女史詩
頗知妊姒訓傍人勸之嫁善男顏如槿白首作春容寧不愧脂粉

寧直欲治之一勅臣曰不殺宣宗則欽尨而必多不立朝者乃通接聲。
設御營廳以具仁垕等統禁衛將士。金改國號曰清改元崇德。十二月三陽出
七年己巳陞江都為府設水營統三道統御使。陽後君許禍請北漢入浣
君三司亦其縱容請浣猶不免。總兵袁崇煥斬毛文龍於雙島。同浣文
龍擒掠士女入據海島崇煥欲剪除其羽翼之請與東事文龍盛儀跳
而來徑到轅門令壯士縛致數其罪斬之以陳繼盛領其衆崇煥開府遼
東我使頻往崇煥問曰前國西人南人北人之目是何等名論其人曰西人
專主尊奉大國大國在西故曰西人南人專主親倭之論故曰南人北人與虜
相通故曰北人袁以為然。秋貶罷萬甲朴炡俞伯曾于外初金瑬為吏判
務為調停之論以南以恭為大司憲玉堂論其不合望推大年吳澄
數三人為朋黨以老西少西之說白上上怒貶萬甲等吏判張維陳其

不可特補羅州牧使三司爭之不聽後因崔鳴吉疏啓還以前畢一隊出
光西以朴炡羅萬甲命伯魯權詩鄭弘溟姜碩期為光西之天朝叔遂
康侍茶使袁崇煥
八年庚午三月雷震太廟木大司憲鄭蘊因疏言應旨曰刑獄不中則冤
氣生之一夫叩心五月飛霜一婦含冤三年致旱凡人無辜自然況先王之
手足洪之無罪臣已陳之於前矣若使洪適節已著當置之絕島待而
不死則罪〻親〻而得而洪今既死者已矣使妻離子尚在海島以待飢凍
禁之養之一朝飢寒交困顛蹶而不幸哉何其不至於無罪顛乎殿下以待
骨肉如此窮異之生無延臣請追釋其冤還其妻子無失所也兩司
交章論之兵判李貴請斬崔以明倫紀之五月椴島神為劉興治刑殺
都督陳繼盛戊總使李曙副元帥鄭忠信嚴兵控率三道舟師討之

傾共道入聲律臣宦佞道慕特大朝聞而哀之○吏曹參判徐顯光上疏
曰殿下不忘危不忘亂然後可以盡君道廷臣忘其家忘其身忘其軀
然後可以盡臣節○七月前府使李明俊上疏極論上躬罔二三朝臣因緣曲逕
私道古子請然之疏入即出其女特除大司諫趙翼上劄曰君子知幾當炎
其漸人臣之愛君當防其微國盡工入宮累日不出豈非長書之一端乎因
備局啓大微天怒有虛而數言根仍有揀擇嬪御之教翼又劄曰凡因怒而
發者必失其正矣初無此事而今有是事則言之固矣推數言根豈
不大段所聞乎嬪御之設固是常事不在嬪御此聖上必敢為慮今因諸臣
之言自有此教亦恐為然而動不得其正上嘉納之○十月慶興府使沈詩
原州牧使沈命世疏言繕陵不吉且有水患遷陵爲便後無水氣遂命制
世職

九年辛未二月江陵集慶殿災太祖影幀遺燼上率百官素服三日。鄭樓趙仁益楊天植謀判伏誅。七月陳奏使鄭斗源回自京師獻西洋火砲自鳴鍾。命刊故參判崔岦文集。命李曙等江華及甲串城備置千萬戶報。劉興治爲其下張燾所殺。順天進白烏

十年壬申三月追尊定遠大院君號元宗改興慶園爲章陵時議張維者朴知誡崔鳴吉李貴許補崔有海也禮判李廷龜請依德興例據請別立廟使綾原君主祀執義權濤以爲屈爲尊顯有公議實趙翼以爲不當稱考不杖朞綾原奉祀金長生以爲當稱伯叔父不杖朞綾原主祀張維以爲稱考杖朞別立廟上皆不納遂加關錫推知誡爲掀首後更不收用。六月王大妃金氏昇遐時宮中有帛書之變上疑貞明公主以問張維對以不可起獄三問而一如初對時鳳林大君侍側上顧謂

曰汝之婦翁弱執如此何可謀事也乚等義州白馬山城乚而寺窟仍下大宗令

道死

十年癸酉時胡差來言當革兄弟之盟結君臣之禮乃遣金大乾言其

難從且示絕和之意春信使申得淵至瀋陽被拘而還都元帥張晩副

元帥鄭忠信留大軍于義州遣譯語曰歲幣漢虜所不免天下事皆悔此

事不可悔上以其擅留使臣以沮人心欲梟示臨而請令問時張晩忠信跳

庭能保大乾不得入瀋陽而還上始許歲幣乚以金自點為都元帥尹暉為

副元帥西下乚遣舟師討中朝判將孔有德耿仲明于椵島有德等來

求降胡舟到狄江天將追擊我師夾攻破之狄胡疑我頓都督黃

龍死之乚雷震仁政仁慶宮

十二年甲戌元宗大王祔太廟大司憲姜碩期大司諫趙廷虎孫言非業

大禮成事勿說稽諸往牒無法可考貢之禮往上無可據削職○黜都承
旨鄭蘊劄言禮曰已如暴貴不為父作謚呂中曰以己爵加其父欲尊而
反卑非所以敬其親也今追崇之舉非至當之理欲以非禮之禮躋祔列
聖之次漢宣追謚而入廟則未聞哀帝立廟京師亦未聞入廟也上責之
工曹判書張顯光上疏曰殿下於所生所以致孝者既盡矣而人且疑其過
禮況入廟古無所據之禮此欲孝而傷孝求仁而害仁也時將祔廟舉
朝力爭大司諫俞伯曾揣知上意值臺閣一空之時即倡論上達摧往
遮亟銓以嘉寵之金光炫李尚質李時楷共劾之上并竄之○七月天
風拔太廟巨木十餘株○閏八月量田從戶判金時讓之議也○十一月李
令姜鶴年上疏曰以為反正易暴其死為累德兩司論其無君朋世之罪啓
曰意見彼直陳無隱不論何據○李守白以甲子逆將敎青興君李重

老乎孫灘以新造除特貸死至是重老乎文雄新守白頭請闕 死命
大臣議金瑬吳允謙等以申湖子用戲李謚之曰不新守白者一時咲後
之詐也予復父讎言者萬古綱常之義遂命原之只杖流
十三年乙亥奉成宗于世室先是禮曹言元宗祔廟後成宗祧而成宗定
五禮述大典制作侔世宗深仁厚澤至今未衰當食百世至是命定為
世室○五月館學儒生宋時瑩等上疏請先正臣李珥成渾從祀文廟
荅曰珥等道學未高科累有謗不許蔡振後吳挺一等詆毁而宋
時瑩等三疏亦誣大臣尹昉吳允謙金尚容禮判趙翼上疏示之四學
及諸道儒生相繼陳疏皆不得聽○七月大風雨折木拔屋健元陵數百
年喬木盡拔又雷震禄陵石物旗頭墜於平安道化為石金化雨雹
如人面○十二月王妃韓氏昇遐